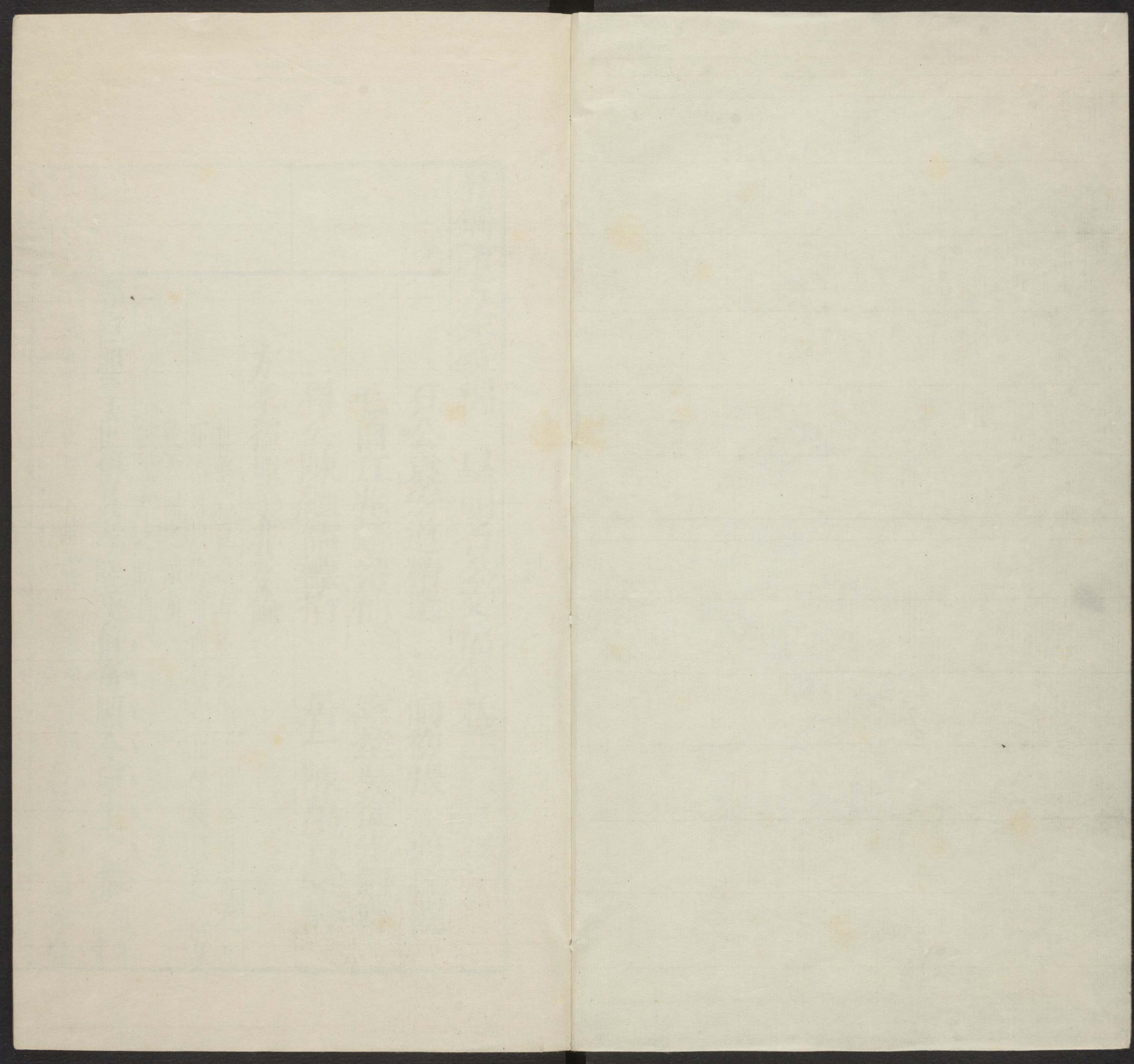


T5238.77/4333(2)

2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萃卷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鵬校閱

毛伯丘兆麟叅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方孝孺埋子非孝論

世傳郭巨之孝多以埋子得金而奇之此亦不可以為常而效之正學獨以忍心無後而闢之誠萬世至孝之防也

首段言從今不足為孝况以口體而陷親幽王太子宜曰為寵棄姒而廢之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伯奇吉甫

孝况以口體而陷親幽王太子宜曰為寵棄姒而廢之

子見棄于後母有履霜之歌申生周

君子弗謂孝也

以殺無辜乎

承上引古人不殺不辜愛民如子滅天性以為孝非法也

再設問賜

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

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

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

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

之放麇不忍放麇乃哀其母而憐其子後以國托之

曰彼不忍一麇安忍負國則埋子之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不義罪莫大焉而

謂之孝則天性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可以訓聖

人之法乎或曰苟為不孝天曷以賜之金也吁設使

金亦天意

偶然哀憫

未可以為

異而效之

效之而無

金死者將

誰贖乎此

可以醒好

奇輩矣

一轉意自

周匝

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

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

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若曾子則

非徒為口體之奉文法應前大杖則走微幸於偶耳

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

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無

辜赤子不復生矣

李九我評孝出於天性自有一段真誠可以感動天

心郭巨之得金良有以也但恐後世孝心未純一

且激于名高惑于厚利安知不陷親不義徒斃赤
子于尺土可曰天道無知邪此論根天地正理發
聖賢大義立孝道常經誠千古不易之名言矣

蔡虛齋論祖逖聞鷄

漢劉聰執懷帝使之青衣行酒祖士雅勵
志勤王嘗擊楫中流曰大丈夫不能肅清
中原有如此江與劉越石共枕戈夜聞
鷄相語曰此非惡聲也乃為之起舞

丈夫抗忠義以匡國而因物感以作其機其亦得勵

氣之神者矣夫天下之勢不進則退而氣之在吾身

者不勵則衰氣竭而功不立則天下之事日去而亂

日以長斯二者恒相視以低昂者也君子獎翼戴之

忠擅駕世之思奮袂徒步穰臂草壁其所以殷勤許

國者固將砥天衡轉日轂言有轉目
回天之功創頽敝而耀光

首段泛言
君子欲勵
易衰之氣
不能不觸
于耳而激
于衷也

次段言方
入鷄鳴之
時正是堅
志作勤之
會不可失
此時而消
吾氣

明策蹇途而陟靈運也使非磨礱以鼓之淬勵以繩
之則何以作吾之氣而發吾之機運吾易衰之力以
支無窮之變乎是以觀忙惛之失時諳細娛之昏志
負長戟於中夜枕戈盾於夢中負戟枕戈言其勤勞一寢未甘
萬感交集姑示誠于起舞爰托志于鷄鳴茲其心非
不知嚮晦之有度而顧僕僕如此也易日入地中君子以嚮晦入晏
息時不可以遂失氣不可以頓消功不可玩侮而建
忠不可以逸豫而立所恃以堅吾之志而作吾之勤
者獨有天下之正氣在耳朕則是舞也豈徒效班衣

此段方說
起舞之意
非徒泛舉
必有所為
而為者也

引古以明
起舞之意
見二公之
思深志果
蔡先生之
文意婉轉
措辭周匝
非深于文
不能得此
機軸

之戲老萊子衣班衣舞于親前為蹈厲之容者邪禮記發揚蹈厲謂初舞時即手
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豈徒服高麗于再思唐張同休戲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
再思欣狀即剪紙帖巾歌八風于欽明者邪唐祝欽反被紫袍為高麗舞
作八風舞搖頭豈徒習劍伎于項莊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殺沛公
轉目備諸醜態項伯亦拔劍舞傲顧盼于馬援者邪馬援請討烏桓於帝前據鞍顧
常以身翼蔽之聞鷄起舞異哉祖士雅遼劉越石之所為
可用也其思深其志果矣嘗即晉事論之王室不綱太阿
倒授太阿倒持授人五馬奔於關洛晉懷帝被執瑯琊王睿與西伯
汝南頓彭城五王渡江時諺曰五馬渡江一馬化敵為龍後睿竟登天位是為元帝馬者晉姓司馬也

騎出于中原漢王劉聰執天子降于編氓漢王聰使

羣方僭于犬豕石勒慕容衣裳毀于胡服禮教逼

于腥膻北胡食腥膻區區安東以典午之絲吹炎江

沱元帝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失守宗廟越在草莽丘

陵謝華表之鶴漢發掘諸陵焚官故宮與黍離之悲廟故云○按神記

天時人事如此使凡戴天而托處者

其能不耿耿乎洒新亭之淚者倡勤王之師諸名士

江相與登亭遊晏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

此段言晉事已不可支因物有感寧能安枕而卧乎

之舉塵汚之扇者抗蔑親之舉成帝時庾亮擁強兵

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

人亮字元規故也王導從弟王敦反導討平之元帝

曰導以大

嗾華亭之鶴者與白日之嘆陸機事河間

登白城之樓者起陸沉之嗟王頴或諧之

靖則識感于銅鈿惠帝時索靖知將亂指洛陽宮門

太真則示誠于絕裾溫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廣州

則創迹于運甓音甓磚也誤作甕陶侃在廣州無事

此段言諸賢俱有起舞之志皆因目擊時事而欲圖興復始此

描古畫今非胸藏八斗何能言

此

此段言祖
劉二君忠
義所激不
容自已故
聞鷄信為
踴躍堪令
英雄扼腕
頓抱枕戈
待且之思

賊奴取金印如後之嵇往牒而思興者猶不能無弔
古之悲也矧目擊時事而儼狀束帶立朝者邪何草
不黃何人不將詩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注云草衰則黃將亦行也言
何草而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
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何哉
萬古此天地萬古此
忠義也彼青衣行酒朱輪遠遁此為何人指惠帝
國社凌夷士民散亂者此為何時時士民避亂者多南
渡江或北依王侯
挽江沱之水以洗關河高洛之穢凡寇裳含氣之倫
皆有是心也為祖劉二君者其又何以為情哉聞鷄
之舞若可以想見其戚狀之衷卓狀之志矣憤世獨

此段借古
之聞鷄者
以起祖劉
之聞鷄文
法如武庫
一開劍戟
森然

立之心何烈烈邪且吾聞鷄鳴為賢妃之儆矣未聞
為悲亂之聲也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聞鷄鳴
為齊婦之規矣未聞為中庭之舞也詩風雨妻妻鷄
鳴喈喈是淫奔
之女感時思人之詩關河分破星辰變移動曉角于繁霜向明
河于斗杓天鷄三唱而肅肅夜氣悠悠爾思矣森都
山有
天鷄日半夜初出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振衣中庭而帝聞寥寥晉帝我
心中冲矣冲冲憂逃之忠琨之忠其能復安于衽席
間邪其起舞也非徒為擊筑之荆生也非徒為落响
之雍門也按中山靖王傳云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

叙起舞起
如撫劍落
灯花且連
用數舞以
見二君揮
霍盛心

君為之夫差竦闔廬之寃勾踐射傷闔廬子夫差思

於邑謂之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卒報仇卧薪披勾踐之胆勾踐棲會稽

女忘會稽將翽將翽詩將翽將翽弋鳧與豈徒登壇

擊劍為公孫之舞也邪公孫大娘善舞劍神州陸沉也於此

舞乎恢之祖廟丘墟也於此舞乎復之江左偏安也

於此舞乎正之五胡雲擾也於此舞乎清郭之平定

之劉淵匈奴也居晉陽石勒渴也居上黨符氏氏也居臨涓姚氏仲差也居扶風慕容鮮卑也居昌黎

是為大呂陳乎元英故鼎返乎隴右京口之植植於

燕雲樂毅書云大呂陳於元英故鼎返乎磨室薊立之植七於汶皇云云使天下樂生

之儔皆鼓舞於沕清之化而舞文舞法者不得側其

間焉是孰非二君子之心哉奈之何晉諸臣不足與

共事也蓋晉之始亂也賈后酖毒賊殺宗支皇太子非后所

生既廢幽之又而牝鷄長鳴于閭內矣書牝鷄司晨惟家之索

成穎更立齊罔專恣齊王雋外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獨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

武帝孫也方八歲乃請立為皇而鷄鶩爭食於原場

矣十居寧與黃鵠比翼賂賄日章官方倒置惠帝時賈郭恣

行貨賂公行魯褒而鷄鳴狗盜之雄皆賓禮矣王安

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言得士離也而鷄

語語就題
面點綴許
多典實綸
如淮陰侯
之將兵多
多益善

就鷄鳴起
舞境界殊
可警惕二
君子不得
不起舞矣

鳴犬吠之境不相聞矣。司鑰不嚴，關門不守。漢王兵至洛陽

不而鷄塞玉笙之歌為虛傳矣。李後主詞云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

玉笙中夜之鷄又胡為而徹于耳邪？金閨待漏則嘗

勒馬以聽之矣。此鷄之鳴何不在長安而在司州也。時

帝都長安玉關清曉則嘗啣轡以待之矣。此鷄之鳴何不

在范陽而在司州也。祖逖范陽人少即有大志盥櫛在御問寢三

至則嘗早以需之矣。此鷄之感何不在承親而在事

君也。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對曰安鷄乎鷄乎其亦憤時悼俗而為此喔伊之

文王乃退

此段推起
舞之心乃
為天下而
起為典午
而舞心志
良勤渠哉

聲乎。喔伊鷄鳴之聲二君子聞之宜其振策以從之矣。戴星

而出非巫馬之忠勤。巫馬期宰卑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卑父乃治

朝衣假寐非趙宣之入覲。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中夜起

立非伯奇之履霜。伯奇周尹吉甫之子為後母所譖欲殺之每盛冬嚴寒中夜起立問

安父當此嚮晦宴息之時而為起舞之舉其獨無江

南夜夢之感乎。其獨無清霄步月之懷乎。二君子之

志蓋惻惻乎為天下而起者矣。是以托迹于司州而

稱雄於江表。青州之賊藉以不動。王散在青州久懷異志悼祖逖威名

聞逖卒便無後趙之兵賴以屢却。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寧後趙兵後

所忌悼遂反

此段言却

趙存晉之

功皆自此

鷄聲一唱

中建也

文中錯綜
反覆而格
不相沿襲
益見精采
後世人文
焉得有此
結方爲二
生惜卽轉
爲二生慰
意自周匝
讀之令人
暢心

趙王勒患之及固二君子匡時之畧而孰非山鷄一

逝卒屢寇河南祖逝渡江中流擊節

唱之功邪惜也中流之楫雖擊節於大江

而誓曰逝不能清中流而戴淵之命遂撓折於有制

元帝以戴淵都督軍事逝以淵雖有重望無弘致

遠識且已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其快快而

卒竟使其舞蹈之施不得盡展而典午之祚遂以告

終典午卽司馬典司馬午也斯可恨也雖朕二君子之功雖未竟

朕其精忠赫烈固可以揭白日而肅秋霜矣彼有含

垢忍耻自其叛逆若錢鳳沈亮者二人皆雖百千愧

死亦豈足以償責乎噫敦之黨

王鳳靈論王導臣品

王敦之舉導不能遏之於未反之先乃欲文之於既誅之後且其以亂指刁劉等而復以疾稱見責于高非惟陰有附逆賊之心而且顯自蹈逆賊之跡後世安得而忠之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王敦王導之族

弟敦之反弟敦之反真賊臣非忠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舉兵

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散伏誅之後猶謂

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齊桓晉文以尊周室攘夷狄爲五伯長後世擅征伐多爲

何嘗稱兵犯闕何嘗戮周之大臣乎又與王含書

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

百言導非
忠臣以其
阿附王敦
既誅而尤
以桓文稱
之也

次言其指
刁劉等爲

倭臣欲誅之以為敦復仇其賊臣之肝胆燭照矣當時不明為逆臣後世反稱為忠臣其欺世盜名之雄手結言其稱疾不朝尤見其無君之罪難逃于誅戮之庸矣

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大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王賊臣為敦諱以倭臣指協隗導非惟陰附敦且顯黨敦矣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為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尚謂導忠臣世亦易欺哉。當時晉桓彝過與導許之後世亦與謝東山並稱戡亂忠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庸誅戮亦已幸矣。

王元美論陶士行為晉鎮將

晉佶尚清談陶侃朝暮運甕志在勤王似乎賢于王謝而非陸抗諸人所能及但以不預顧命為恨非溫太真以大義相激幾無完名元美以侃可稱名將不可稱賢臣諒夫

先述梅陶過譽士行而直斷以不知有晉末可為賢臣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陶侃

少時夢登天進八門闔者以杖擊侃墜地而醒後宮至八州都督始不知有晉也當

此言處仲武昌之亂

處仲起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

士行遲延勤王之兵

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先後之兵起而進不

不幾轉典
午之運乎

此言蘇峻
之難士行
以不預顧
命為意故
堅歎西歸
溫嶠說之
勉強以倖
成功耳

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苴卓之盟以持其後
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司馬孚而士行不亦為
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

王以死討賊可也

初蘇峻反下壺與二子俱赴敵死峻因風縱火城府一空陶侃與溫

嶠共擊峻不克侃歎西歸嶠以共成義激之

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

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

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

初溫嶠邀陶侃

同起兵討峻侃以不預顧命為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再三說之恐人以仁公緩於討賊侃遂

悟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溫嶠至

動義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

假令太真歎郝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

自荆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

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

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瓌瑤玠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

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城而已其有功

於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

李光弼封為臨淮武

穆王初上之幸陝光弼恨為中官所制聞詔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上數遺中使存問之

結又以李史言其以小忿

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

此言士行
勤王不終
晉幾分土
而士行終
為孔王否
且以其治
自有之城
而一有功
于晉正見
其可謂鎮
將不可謂
賢臣

光弼與士

行竝擬隱
言其以小
忿失大節
處

純其勤王忠嗣之行路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
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
臣不可也

秦鍾震評此篇立論以士行不知有晉但可為名將
不可為賢臣正惜士行以不預顧命小忿致純臣
之大節不終是以勤王之功雖遠于陸抗諸人而
懷二心于君父之間亦不能頓異于李光弼詞嚴
義正令人心折

江明德

帝奉佛論

初武帝為齊大司馬殺戮王寶等以不仁
而得天下厥後悔心遂萌思欲奉佛以滌
其罪卒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
城果佛氏因果之說無憑邪

自漢明帝之時

明帝開三大爨遣使之天竺迎佛圖
像于宮中而事之佛教入中國自明

首明佛入
中國之始
自東漢以
至南儒者
尤惑於因
果之說浸
淫無及

帝始後世沙
門之禪基此金人克慶四十二章之書始入中國狀

亦不過因果耳其說猶粗淺未至直指人心如達磨
度盧俊所云也奈何漢之儒者專門訓詁不足以振
起聖人之道而因果之說亦乘虛以浸淫乎斯人之
心下及南朝蔓延極矣梁武帝三度舍身羣臣率以

次言武帝

捨身奉佛之勤亦是懺悔信因果之故

三言佛雖同吾儒勸善決非為凶惡之人誦經設會遂可免罪則是佛為長惡之神而事佛為釋罪之府矣

錢贖卒為侯景所迫武帝三捨身同泰寺群臣三贖之一捨身于侯景遂萬不可贖也餓死臺城因果之不可信非不明白而帝之所以惑之則有故矣愚嘗以謂佛氏勸人為善其設心本不大畔於吾儒儒道釋三教一心一理後世方流為異端之說至謂凶惡之人焚香一瓣誦經一卷設一大齋會平生罪惡便能滌而去之是乃長惡之大者蓋試觀之今之為胥吏者乎一入公門惡念蜂起欺上虐下無所不為靜夜以思終有不能自欺者乃復奉佛自解夫既恃佛以為皈依則其稔惡也日益甚彼屠兒劊卒操刀欲殺

此言武帝之惡不減于姦胥屠劊悔悟無及姑堅意奉佛以為逆取順守之計

結言無有以善端長養武帝徒惑于因果此所以奉

之時或暗誦佛號意亦類此豈非佛氏實長其惡哉武帝之心是正姦胥屠劊之見耳方其為齊大司馬也克嘉湖守潯陽國建康殺人多矣及其為相而加九錫也則殺東湘王寶至即其進爵而王也又殺邵陵王寶儀等三人此皆武帝初欲爭天下嗜殺無厭其惡殆有甚于姦胥屠劊矣得國之後思為逆取順守之計要亦人心天理不容民滅者觀其語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無端人正士長養善端悵悵莫知所從妄意因果之說謂可以滌愆免罪而奉佛之意堅矣吁蕭衍之亾其佛

佛愈勤而
敗亾愈速

氏無父無君之教實成之歟

歸震川評古人有言若欲事佛卽心卽佛蕭衍心欲
篡齊大物殺戮無忌是貪心也慾心也忍心也是
心而可以事佛乎卒而捨身侯景萬不可贖是天
道好還以不仁身得之卽以不仁身失之於佛乎
何尤佛若爲大凶惡者解釋罪愆則姦胥屠劍之
類何難一齋一會之勤渠哉此可與端人哲士言
難爲愚夫愚婦解也

李東陽傳奕論

當蕭傳交抵之時一則曰非聖者無法一則曰非孝者無親藉非高祖卽位之初太宗英明之主鮮不左蕭而右傅也若奕者亦可謂崇正闢邪大有功于唐矣

唐高祖卽位初傳奕極言敢諫上疏關蕭瑀之議答

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爲事

初太史令傳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以奕爲非聖無

法奕以瑀不生空桑之中乃尊無父之教卒而高祖聽奕論詔汰天下僧尼

毅然有不可

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惑而蕭瑀率坐

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

韓愈氏之光明于世

愈諫焚佛骨有禍請身當之遂謫潮陽其表至今字字正氣言

先言奕抗
疏關佛以
關蕭瑀啟
太宗之惑
使邪說不
得誣民也

此言奕不
若愈以遇
太宗英君

不能闡明言大
聖道以垂義

教萬世
結引歐陽
修作論見
奕但以口
舌一時抵
塞非援本
之說也

愈之言曰高宗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

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為恨是奕之

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

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

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

也歐陽修著本論大抵責在有位者當躬行仁義以

為教化根本此又發韓愈傳奕之所未發也

馮琢菴評觀奕面斥蕭瑀數語詎不亦凜然正理但
以為未若韓歐者以其不推本於躬行教化也

馮琢菴王珪魏徵論

王珪魏徵始拜命于高祖以輔建成卒而
建成以爭位故為太宗射殺于玄武門王
魏又從而忠事太宗論者論建成可以無
死而太宗不可以不事多比之管仲云云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

害於義王珪魏徵初輔建成太宗與建成爭位射殺

狀歟曰不狀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

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

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

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

首言王魏
不宜死建
成之難以
其未嘗臣
事建成也

以高祖之
命律之王

魏又可以
死而太宗
之事似當
與管仲異
論

此言王魏
不死於建
成之難不
得不死於
高祖之命
詞嚴義正

結言尹氏
之論恐為

祖之命則不可不死

高祖初命王珪魏徵臣輔建成非如管仲私事子糾猶可以更

相桓公也

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

生以之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

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

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

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

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

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

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

尹起莘曰建成不宜與太宗爭位王魏之

懷二心者

口實此是

立萬世君

臣之防

不死為可以死可以無死

非所為懷二心者方也

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

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王遂東評王珪魏徵者高祖命以輔太子建成者也

謂宜導之以正喻建成以功讓太宗可也既啟之

以爭致有太白經天之變反為之醜顏事仇以建

成之死責之尚猶可諉而以高祖之命責之王魏

其何說之辭論者多以管仲並稱不知管仲有功

而無罪故夫子大其相桓之仁王魏有罪而無功

正謂不得事太宗雖忠不足錄矣此論可為不易

名言若尹起莘者非所爲訓也

李卓吾論李勣

唐武則天朝諸公皆以男事女至廬陵王之廢無敢逆顏顯諍若非狄梁公委曲挽回唐室其危矣則長武氏亂者不獨一李勣其寬李勣之責者正所以深責諸公也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

勣本姓徐初事李密勣密歸唐賜姓李

田舍翁

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乎

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不可

先以田舍翁易婦一言爲李勣喪邦之罪而又以名教中人爲睹於責已

此揆本之說也朕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

固宜其不相入爾朕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

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王

(七)

此言高宗庸王武氏悍后諸公不知潛消適鼓之烟也

諸公犯顏等句深責當時無忠諫之臣誤人國家者率多類此

之明而怨已之暗也。其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禱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謂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焰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朕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與

此言武后

亦知愛養人才惜大臣直諫不盡如陳平等爲可惜耳

武氏不過一女流耳朕觀其擇賢臣安民心亦爲萬古英主者比

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搃天下之口

武則天用周具來俊臣嚴刑重法羅箝織網道路以目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

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畧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

聰明主也非呂氏比比也呂后漢高帝后高帝既殂后分王諸呂幾欲易劉幸而平

勃交驩北軍左袒漢之天下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

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

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

王者不過以知人爲難愛養人才爲急爾今觀婁郝

姚宋諸賢竝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

此言武后

不過宋璟

剛正亦非

女中王何

諸公之不

敢明諍盡

如李勣也

賢人君子

武氏愛惜

何物老嫗

俱能眼見

結言不獨

李勣一言

喪邦正如

絳侯梁公

盡如梁公者

開元唐玄宗年號梁公乃狄仁傑也居武后朝召用五王張柬之等恢復唐陵

王有補天浴日之功

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

屢與二張為仇

張昌宗張易之武后所寵美少年也卒為宋璟所誅并五王具復唐室

武氏九罪擒二張斬之于廡下耳

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

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相

王懦而不足有為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朕則

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

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為

臣事女王
不為無罪

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始○終○於○濁○亂○之○朝○
褫○裘○縱○博○日○與○淫○奴○為○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孫虞佐評李勣以勸李密歸唐賜姓李氏以易婦一

言投高宗立武昭儀為一言喪邦誠瀛洲學士之

玷無論矣此論尤歸咎于諸公不明諍直諫養成

武氏之橫其亦狄氏姊臣事女主之見乎

王世貞武曩論

武氏經事先帝高宗悅其為長髮尼而立之京師大水淫禍已見于入宮之始矣高宗賓天欲反唐為周殺戮子孫公卿殆盡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者也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妄身為篡而身失之

者有三羿浞已耳。羿善射鼻盪舟后俱篡夏新莽已耳。王莽篡漢盜天下號

曰新漢周武曩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曩而已

耳。武后反唐為周自號則天皇帝稱制臨朝羿浞不盡慘姒氏莽不盡慘

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姒劉氏之嗣若族而曩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良士大夫

首言從古以來僅見一女王之淫后

次言曩殺戮唐子孫并士大夫更甚羿浞

與王莽見
為弭天之
罪

此言為聖
臣者非其
所寵溺之
淫僧淫少
年必其屠
剝之餘塗
人膏血殄
人宗戚者
也

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
子孫之十九。諸凡為聖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
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剝之餘裔。
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也。朝
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
讐也。武后滅唐宗社。戮唐子孫。非高宗之讐。其弁衫
比肩而相揖讓者。非女王之淫僧與淫少年也。內寺
懷義張昌宗張易之等號為美少年。而有蓮花似六郎之語。不然其亦女王之屠
人。滅宗室士大夫者也。周典來後臣索元禮羅鉗織網以嚴刑峭法殺戮殆盡

當時聖以

女統男公
卿皆以男
跪女而恬
不知良足
醜矣
又言不特
姚宋諸貧
醜顏不去
即狄梁公
亦委曲于
朝

結引聖史
見當時名
賢其心事
女至不有
狄氏姊梁

皇明文雋

狄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
他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
崇。節如宋璟。而皆為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鉞。斷
斷焉。齧散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魏。昔楊雄事王莽。王珪魏徵事太
宗史皆直筆。貶之毫無隱辭。而於是諸臣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
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設濁酒麥
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
傑幸居相位。柰何不及某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
子。不欲其事。女王。說者謂仁傑臣事女王。王鸚鵡折翼之。慶隱寓反周為唐之機。權卒召

公寧終自
知愧邪

五王以成洗
天浴日之功
乃慙而退
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

狄氏婦哉。

李見羅評武氏臨朝稱制幾欲易唐社稷滅唐臣子
顯朕先帝一重仇為梁公諸名卿計力能誅則誅
之不能誅則拂朕而去豈不毅朕大丈夫乎乃欲
從容觀變委曲回天甘心屈膝于女王主而疆與姦
淫暴戾之徒後先同朝縱有一時之大功終不伸
萬世之大節唐史不與楊雄王魏共歎是舉朝皆
婦人反不若一狄氏婦矣

唐伯虎論六郎蓮花

武則天垂簾聽政寵幸張昌宗舉朝依附
洪忍或有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
時再思為內史尤諂媚取容乃對曰
非六郎似蓮花乃蓮花似六郎耳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乃似蓮花

內史楊再思曰不朕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

與六郎似邪不似邪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邪縱

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邪以人臣侍女主贖也昌宗

之罪也以女王寵人臣媯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譽

嬖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

直入題講
即斷武后
昌宗再思
三罪春秋
筆也

考証往古
淫汚無如
武氏寃幸
無如昌宗
諂媚又無
如再思者
此蓮花似
六郎所由
稱也

矣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絺服之無斃此后妃所自作見已富而能儉

有、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頌之如此有、桃夭見大學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

侍、椒房也漢官儀皇后稱椒房以漢呂氏始寵辟陽

侯審食其得幸于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宮奴本歌

舞者成帝見而悅之入為婕妤復立為后沿、魏晉而搖風日以昌矣朕未

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僧懷義得幸后沈懷珍張昌宗張易之薛敖曹朕未

其、如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

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見宦吹

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葉旋榮喻權勢以故儉于

小、人爭為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

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武后稱昌宗為王子

綵、妝俄而稱子晉為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武承嗣

木、鶴昌宗為六郎俄、而稱節、為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等謂張

朕、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

青、泥標綠木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嬌穢可比

邪、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

唐公此文
中間一反
一覆一起
一伏畧加
轉換而精
神愈出意
思愈明無
限曲折態
度誰謂文
章之妙不
在虛字助
辭也

此段言蓮花之君子
以比六郎已為尊寵之極而再思猶反謂花似六郎而尊寵猶極矣

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約，

貌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金莖銅弱

武帝作金莖以承露玉樹之花，可共歌焉。陳後主令學士與狎客共賦詩其曲有玉

樹後庭花薔薇之水，可共浴焉。薔薇水出西域以水洗衣，敝不減

林春煖，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

睡矣。唐明皇召貴妃，貴妃被酒新起太液秋淺，蓮已

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武后時太液池

十葉蓮一切奉宸游，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

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謂不狀將以蓮花出

乎青泥垢也。若六郎自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

蓮依乎綠水，卑也。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

杏乎。古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蓮有時而零落，非久也。

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古詩云月中丹桂近姮娥

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壅焉，植焉，而况真六

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菡萏之杯，僅

足邀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齊東昏侯鑿金

蓮于地，令潘妃行其上柳眉淺黛，籍六郎以舒之。古

再思頌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蕙帶同心，偕六郎以結之。古詞葉底荷花解語，闔巧結同

心雙
縷絲
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延佇待也魏武帝有菱花鏡戶標

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晉武帝宮中常乘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插戶盪汁酒

地以引帝車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執蓮者護

推廣再思
極贊其美

其風霜防其雨露翦其荆棘培其本根。今六郎恩幸

處更勝于
蓮花一片

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其荆棘乎。則竄之。昌宗等

諂媚肝腸
盡吐毫端

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如易之者非其枝

葉乎則寵之。易之兄弟皆有寵賜以翠裘恐露墮而

蓮房冷也。翠雲裘南粵國所進雖值暴雨傳以朱粉

恐霜落而蓮衣褪也。褪音吞去聲半新半故也昌宗

奇思精意
層見叠出
不引先後
故事只以
蓮花再思
發揮描寫
極工無一
懈怠何等
機軸變化
真皇明第
一文字

衣錦綉賞賜。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樹

相向連接脉理花有竝頭。宋仁宗時西苑以六郎之

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是故九

月梨花后以為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

之蓮。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后以為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

十月武后同昌宗易之欲遊上苑出詔旨曰明朝遊

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早百

花俱開後人有詩云花中謾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
有千紅紫不及蓮花似六郎驗取石榴裙后以為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伴而

石榴可無淚。后嘗密授敖曹詩云看朱成碧思紛紛

箱驗取極而言之。杳李子之不基。可奪也。六郎之恩

寵必不可一日而奪。葉志忠言昔神堯未受命天下

一日而傷。武后酖殺太子弘立坎子賢賢俱作黃臺

瓜好再摘使瓜希三摘歌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

使后與昌宗如葛蘿相附。如

葭葦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朕後愜再思之美乎。

甚矣其諂也。嗟乎依其相諂。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

淫奔也。淫奔者相與戲謔以芍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此段言再

思之美六

郎皆所以

迎合后旨

為阿權固

寵計也

歷引古人

以刺武后

文法疊下

有駿足馳

坡急水下

灘之勢

文中叙事

辭令俱屬

妙品觀者

上宮刺公族之淫奔也。衛俗淫亂世族相竊妻妾故

此會如墻有茨不可埽也。茨蒺藜也蔓生細中菁之言

不可道也。中菁謂舍之交刺國母之淫奔也。衛公子

宣姜詩人刺之言閨中積材木處也况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

宗污穢媼媒。音屑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

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褫音之。有如植杳李之懷英。

矣。狄仁傑字懷英嘗以姑侄母子孰親直諫太后仁

悉在公置獄而訊之。有如賦蓮花之廣平矣。廣平文

環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得已下昌始

此段言再
思希顏承
旨大愧松
栢之君子
寧不貽玷
士林乎

此段以已
面似高麗
形其人面
似蓮花再
思一生奸
佞露于此
矣

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

昌宗賂張說以美官使証

元忠說許之及入對竟以實告從宋璟之言也胡此氏云說非守義不回者但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耳

皆所謂正人如松栢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則高麗之

張同休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欣狀即剪紙貼巾反

人面似蓮花則蓮花

之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三豎之首隨懸

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

範袁恕已舉兵討武氏之亂斬易之昌宗

一時凶黨

于無下中宗復位俱賜王爵故稱五王
如敗荷殘芰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

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

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唐高祖名

太宗嬖其弟之婦。

元吉妃

高宗納其父之妾。

武氏初為太宗才人

未段言淫風世見皆由于太宗垂統不正其端本澄源之論乎

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思者若以為禮固宜也一傳而韋

氏三思其蓮花矣。

武三思與韋后通

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

花矣。

安祿山與楊貴妃通

蓬萊別殿化為麀聚之場。

曲禮云禽獸無禮故

味此數句治容以竊寵巧言以聚麀

父子

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

衛詩鶉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

固寵此小而相從玄宗作人之恒態花萼相輝樓

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為美談矣。

僖宗朝于

也何足道祐晚步禁渠得一紅葉上有詩一絕後娶宮人韓氏哉然其鋪見葉驗之相合因作感懷詩有云今日却成鴛鳳友

叙裝點實
饒情景

方知紅葉
是良媒

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於武氏何尤。於

昌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錢繼登評再思奸佞之魁苟可以媚悅武氏獎借昌

宗者無所不至君子謂滌亂天下武氏也而所以

成武氏之滌亂天下者楊再思耳有唐君相如此

子孫烏得有正家法乎

林次崖論狄仁傑公門桃李

武則天欲反唐為周狄仁傑為相薦姚元
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或謂人傑曰杰
李悉在公門對曰薦
賢為國非為私也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

人謀。何者。大厦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鄴陸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乎。傳贊

藉徒抱朴。忠忘延攬。切傾葵。忠臣赤心猶葵而昧拔

茅。易拔茅茹以即欲為國祚計。苞桑必無濟矣。易其

亡係于苞桑。惟蓋臣察相。蒿目而思。焦心而求。蒿目半閉

其目憂思

首言大臣
以人事君
尤當廣衆
志以濟世
之孤蹇

之狀句推轂同并不言迫旁招博採不言勞卒之事

見莊子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蓋宏且鉅哉愚讀唐

史至狄懷英狄仁傑字公門莪李三致意焉夫自大道隱

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者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為

莪李云趙簡子諭楊虎曰今而後樹人必當擇樹至

使碧莪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杜詩曰天上碧莪

倚雲栽喻權要子弟又得藉薦拔也公之莪李其類果於是乎吾想公

之時諒公之心墨后帝墨音照武后名取日出當空

帝廢中宗牝晨凶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帝在房州綱目每歲首必

次段言莪李非背公植黨乃當國家盤根錯節之日

正統也乘與越草莽矣左傳寡君越在宗室誅鋤

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武后遂大殺唐宗室瓜瓞無噍類矣詩綿綿瓜

生大曰瓜密告掩捕太后開告密之門羣臣羣英芟

除矣殺劉禕之格元輔岑長倩毆陽青綠朱紫傳游

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人謂四時仕宦蓮花六郎或譽張昌宗之美曰

思曰乃蓮花而蒼蔚朝濟矣詩蒼蔚草木盛貌言小人

似六郎耳一時士君子方且歌萇楚詩隰有萇楚猗

沃樂子之無知政煩賦重民咏萇華詩萇之華矣芸

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也相與携手於衡門之下詩

皇明文集

門之下可以棲遲。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糾。

此隱居自樂之辭。虞翊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梁公則曰：桑閉可造也。詩十

間桑者，閑閑兮十畝。而黍離不可忘。黍離之詩，周大夫行役過故宮

之外，桑者，泄泄兮今。尊鮪可思也。張幹因秋風起，思菘菜蓴菜

此段言梁傷黍禾茂，公之心不盛而作。富貴何為，而神州不可忍。桓温登平乘樓，望中原嘆

忍李唐之奕葉遽斬，即引去。而神州不可忍。日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

陰為維持，其間在此。王夷甫諸人，不三徑可歸來也。陶潛不為五斗米折

來辭，而晨光喜微亦可慮。問征夫以前路，於是而知

除則武氏之惡。一日未殄，武氏一日未除。羣奸一日未

駕。一日未還，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安能坐視傾危。

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唐太宗

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毋為隨風而靡。披靡也。寧為歲寒松柏。

毋與草木同朽。寧眾正連茹。茹，根也。拔茅連根，喻眾賢連類而進。毋狐

忠自許。李師忠詩云：孤忠自許眾所難。寧師師濟濟，取日之功。狄

傑引束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呂温毋

頌贊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毋

犛犛子子，墮奸權之手。師師濟濟，眾多貌。卓犖如張

東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孳。詩實堅實好實，穎實栗種樹傳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壽長生孳茂實也。機畧如姚崇見為莠李之條

反覆議論
組織葩藻
而意愈至
鏗鏘節奏
而調彌新
文字精緻
千百年來
所絕少者

歷叙公門
苑李燁燁
英英且爲
唐天下用
唐嗣君用
梁公其得
樹國先樹
人之道乎

幹而不忍剪且伐詩勿剪勿伐文學如蘇味李嶠見
如苑李之英華而時之若子袁馳傳其時也若子其
至如剛正之璟宋敬達之範暉桓彥範又見以爲苑
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溉培植之恐後歸去來辭云木
居則含英聳翠異品彙之匹儔出則植幹棟梁稱故
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墻序宋表云桃李紛紛昨
種今朝天元行冲數規諫仁傑春華秋實齊入藥籠且日明公之門珍味
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人僉曰梁公之多
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爲武氏得人也如此愈

此段言卒
賴五王之
力誅武氏
之亂詎非
梁公培養
苑李之功
邪若林先
生之論誠
可爲梁公
之知己

而不知其非自爲計也爲李唐天下計也爲嗣君計
也非爲武氏用也爲李唐天下用也爲嗣君用也自

是張袁桓崔之徒張東之袁恕已戮力同心舉兵討

亂迎太子北鷄結舌太后不得已二張授首斬張易

于廡廬陵復而玉律回春中宗初被廢爲廬陵王今

春爪跌綿而枝葉不改宇內士彈冠相慶王陽在位

彈潔其冠將出仕也今四時宦蓮花郎輩註曾不得與桃李鬪

芳菲焉文公詩百般李唐宗社幾頓也而復振雖則

五王力哉要亦梁公所爲培養者豫也微梁公孰能

當此反周而唐者乎。武后初改國號曰周中宗復位乃復國號曰唐蓋嘗槩

唐事而論之。秦邸十八士。桃李滿瀛洲。太宗置弘文館招十八學士人號曰

而喋血禁庭。為後世笑。太宗為秦王時殺太子建成齊王元

存撫舉人。車載斗量。而麴心眯目。吉蹀履之也謂殺人血流履涉之也

取譏當年。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或至補闕拾遺時人

都薦賢一也。以謀王斷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為

朝廷得人則明。為濫及匪人則昏。故梁公此舉為國

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哲也。一舉而三善

備。吾於梁公無間狀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未盡

此段言梁公棄李之舉忠智哲三善咸備

善焉。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季昶慮之矣。時二張既誅復以武

三思尚存。悔且噬臍。說在劉幽求可鑒也。劉幽求亦謂敬暉曰

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吾意諸君聞此。當必有

惻狀。思憬狀。悟滅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

使罷政。中宗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大權盡歸三思耳貶殺諸州。踰年

而昔日棄李一朝剝落。殆盡矣。中宗

雖存。安得以蒙其餘蔭乎。是非梁公負五王。五王負

結言留武三思以殘利棄李乃五王謀未盡善可為深惜也夫

梁公也。噫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梁公而為其亮。李者慎自愛毋重為梁公負哉。

陳眉公評梁公之亮李為唐室培植也。卒之國祚幾頓而復振。則五王之功皆梁公之功。獨惜其未能斬芽拔萌。亦亮李之自不為深根謀也。寧不重負梁公乎。

○李九我論明皇焚珠玉錦繡

唐玄宗開元初以風俗侈靡有意節儉制乘輿服御金良器玩宜令銷毀以克軍用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罷兩京織錦坊命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綉

開元初明皇以風俗奢麗慨朕有意節儉之政出珠

玉錦繡焚於殿前其後乃有天寶之亂天寶以後艷妃亂政祿山

逆論者以不終惜之而愚獨以為明皇之不克終也

即見於焚珠玉錦繡時也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

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終必有不繼者明皇

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而不知治天下無

首段直斷明皇有好名之心靡不有初鮮不有終好名二字乃通篇命脈觀者宜熟玩之

以名爲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至今傳之。舜造漆器

見韓非子西旅貢葵。大高四尺曰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者。召公作旅葵之

篇，以戒於王，尚書載焉。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使聖人而

好名也。造器受葵之事，不得傳於世矣。惟其偶狀而

造，聞諫而止，適狀而受，因訓而改。此以見聖人之德

醇醇，悶悶，絕無矯情粉飾之私。故舜不爲造器損聖

而武不以受葵貶王，不求名而令名歸焉。明皇之焚

珠玉，錦繡也。自以爲軼舜而駕武王矣。夫必焚珠玉

錦繡，而後可以訓儉昭德，則蠙珠織貝，不列禹貢。禹貢

次段述古先帝王如舜如武聞諫受訓初非有好名之心而令名有歸焉

列叙舜武風俗形勝各極其致

靡不詳悉非躬履自擊不能詳覈若此

此段從逐客書中脫化來而不近人情四字尤中好名病根

徐州貢蠙珠，揚州貢織貝，蠙蚌象齒，南金不登魯頌。

之珍，不分同姓。武王克商，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山龍

華蟲，不爲衣。舜繪山龍，華蟲於衣。赤刀、天球，不爲寶。

將必飯土簋，啜土鉶。簋飯器，鉶音刑，美器也。卉

服掩形。卉草也，越葛木綿之屬。鹿裘御寒，而後可也。此

殆相逕庭不近人情矣。且吾非欲人主蓄珠玉，被錦

繡也。吾以爲其初杜絕弗有焉可也。其說在箕子之

怖象箸也。怖音希，嘆聲。韓子云：紂爲象箸而箕子怖。紂初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

此言不杜
絕之于初
而必焚之
于殿前者
明皇好名
之心昭朕
矣

杯則必思遠方珍惟而御之
矣漸不可救也諫紂不聽
其說在子罕之不受玉也
宋人得玉而送之子罕子罕不受曰吾以不貪為寶

不御以易俗可也其說在桓公之遠紫衣也
桓公好紫一國

盡服紫而紫甚貴桓公患之管仲曰公試勿衣紫謂
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郡中國中俱莫
衣紫
不貴以尚賢可也其說在王孫圍之對白珩也

王孫圍對趙簡子曰寡君不以白珩為
寶惟有左史倚相觀射文寡君寶之
因而存之以

備賜賚可也其說在韓昭侯之藏袴也
昭侯有弊袴命藏之曰吾

必待有功
抑或其火而置弗救焉可也其說在晉平
公藏寶之臺燒而公子晏子束帛而賀也
藏寶臺焚士大夫皆

馳救晏子獨束帛而賀公不悅晏子曰昔桀紂殘賊
海內故湯武誅之為天下戮笑今歲歛而賦歛無已
天乃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而
不悟恐君亦為隣國笑矣公曰善
柰之何故舉而付

之烈焰中也凡事有不近人情者其中必有不可信
者矣明皇之心以為世主寶珠玉而吾焚珠玉世主
美錦繡而吾焚錦繡是足以誇前代示後世昭耀史
冊以為美談是故斷朕捐之而不斬不朕何地不可
以焚而必于殿前也噫帝亦好名甚矣當其好名之

際勉強矯飾非無銳朕可喜之名顧其虛者難繼銳
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寶彙端潰裂而四出

只就焚錦
綉中生枝
生葉反覆
頓挫無限
精神甚妙

不引前後

他國事只

以題首為
言切實動

听

推廣言其
好名之心
必不可繼
故殿前之
灰未寒而
鳳樓之脯
等種二窮
奢何始終
大刺謬也

諸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衡決為天下笑。何者恭
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
樓之脯已設。正月耕藉田遂御五鳳樓脯宴脯者使得會聚飲食也罷織之令
未遍而運租之額已增。以韋堅督江淮運租歲增巨萬宮闈之勅未
行而紅塵之騎已出。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致之杜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安所供乎。
貴妃指金釵鈿合私與玄宗誓曰願世世為夫婦天上人間得相見釵各留一股合各留一扇錦繡
焚矣而霓裳羽衣安所製乎。玄宗與公遠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
曲上密記其聲節及回卽罷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
諭伶人象其音調製此曲

此篇文法
步步照應
無絲豪縱
橫轉折至
未以漢文
宋仁叔之
似出別調
仍歸本格
所以為佳

安所出乎。天寶十年安祿山生日上賜酒饌甚厚後

祿出以綵輿昇之上聞後宮喧笑往觀喜甚賜貴妃錢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

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

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或曰朕則雉頭之裘可

無焚。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而孟昶之罨不必碎乎。蜀王孟昶以七寶裝

溺罷及蜀上太曰雉頭之裘是鷓冠之類也。子臧好聚鬪冠

鄭伯惡而殺之君子曰孟昶之罨是屋社之玩也。屋

服之不衷身之灾也猶言夫珠玉錦繡豈可與二事同日語哉。古今恭儉

之主終始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衣皂

綈。黑色之繪蓋。後宮衣不曳地。長不一則中夜恐饑。

語羣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而純被浹壺。燕居常服浣濯

結更進一燒半日何不取索日恐遂為例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相

步以孝文宋仁恭儉出於天性正見好名之不可以為治也遂密之中而節嗇于服食寢處之際不伐異不銜名。

故孝文以玄嘿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

其天性狀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莊景說評珠玉錦綉必焚于殿前者帝好名之心與

晉武之焚雉頭無異也未幾卒窮奢極欲故態畢

露何開元之初一玄宗開元之後又一玄宗也治

天下者誠無以好名為也

顧迴瀾論貴妃洗兒錢

唐玄宗天寶十年安祿山生日上賜厚宴後二日貴妃召入禁中以錦繡裹祿山以綵輿昇之上聞後宮喧笑乃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錢

祿山營州柳城胡種姓康氏父死母

唐明皇時安祿山為貴妃兒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

錢噫此何兒也而貴妃可洗也可唾也哉何帝之眊

眊溺愛至此也祿山本柳城胡雛

携之再造安延偃月天成狡黠捐廉棄耻不知名義

外示癡直無所顧嫌一旦得宿桂掖椒房后妃房掖

塗椒使媛以藝涸帷簿猶言房帷此犬羊不世之奇眷此不足

通篇以溺愛二字為骨子不深責貴妃祿山正所以

深責明皇耳文有丰采有意味

其姓更名安祿山

猶言房帷

后妃房掖

使媛

次段言帝與貴妃有父母天下之道乃不以百姓為子而子一胡兒極為榮寵何弱愛不明至此也

責也。貴妃以妖艷之姿。驕矜之習。肆醜房闈。蓋已為

失節之婦。初為壽王妃。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納之宮中。故曰失節。

其甘心祿山。以快淫佚。此狐媚之態。一定不移。亦不

足責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是也。明

皇為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

海億兆母。舉斯世皆赤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

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只有赤心耳。失律之罪。不即顯

誅。亦廢法矣。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上惜其才。竟赦之。而官之。以為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而又寵之。祿山入朝。上寵待之甚厚。謁見無時。而又賜賚之。加賜鐵券。

而又王之。進爵東平郡王。而又且從而子之。為貴妃兒。悉心殫力。

求滿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不是過也。暫一來朝

窮極土木。為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且曰。胡兒眼大。

勿令笑我。雖慈父所以貽愛子。又不是過也。帝有所

蔽。而溺貴妃。貴妃有所蔽。而溺祿山。帝又忘其為蔽。

而忘其為溺焉。以胡兒為骨肉。以兒視之。以宮闈為樂區。

三日洗祿山兒後宮。喧笑。以醜惡為浪語。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以錫予

為草芥。與以鉄券。王爵。以人言為過防。太子及楊國忠言。其必反。皆不聽。噫。

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

奇思精意。層見疊出。無一空字。弱句是何等機軸。何等變化。讀此真令人眼見。顧公之論。可為世主溺愛之戒。

此段言帝有三子乃割恩傷情獨寃祿山之兒何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語句甚切世事溺愛二字講得甚明若顧公者高出一籌矣

瑛非其子乎。鄂王瑤非其子乎。光王琚非其子乎。端

義方。賜帝範。太宗作帝範賜太子皆穆穆皇皇器也。讒言投耳。

賜死城東。聽楊洄及武惠妃之譖廢瑛瑤琚為庶人賜死城東驛情割愛傷。怨

鬼愁鬼。天性大倫。一日掃地垂腹之兒。豈勝三子也。

而顧子之邪。祿山舛肥腹垂過膝嘗稱重三百斤無辜者死。有罪者親

已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祧者死。承祧承宗廟者窺器者親。何

帝之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豈以已子之不

肖。而欲螟蛉者。以承歡膝下邪。螟蛉桑中虫也。螺羸負之以為已子韋

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反狀。而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

以父召無諾者而信之矣。國忠言祿山必反召之必不來上使使召之祿山即

至由是上益親信祿山偏情一種百喙不能回噫。何帝之溺愛

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專禮也。割要害之地。界之

掌中。太阿蓋已倒授。兼領三鎮節度使而三十二人蕃將代

漢。胡人為將以代漢將反形瞭狀。蓋不特九齡韋楊輩。知其必

反。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矣。帝畧無難色。惟言

唯唯。果以幹父之蠱者待之邪。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煦吁。姑

息。莫知子惡孰知祿山乃癡兒。非佳兒。乃逆兒。非親

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渥賜。疊降層加。僅

此段言祿山反形昭彰帝不知其為痴兒逆兒可為千古大笑

此段言范陽兵起盞輿幸蜀方欲磔此兒以洗此羞悔之晚矣

得其先母後父之一拜。祿山拜貴妃曰胡人而漁陽

擊鼓卒爾喧聲直擣長驅豺狼反噬。反於范陽遂陷東京卒之

蕩搖我邊陲屠戮我州縣芟刈我黎元而義士忠臣

荷戟長嘆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美

父兵而已。田千秋訟戾太子寃曰子美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悟

吁在宮庭則赤心一點在范陽則悖德不才夷甫言

酬石勒外反。九齡言祿山有反相宜殺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按

石勒上黨匈奴人王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晉此兒素有大志

今果朕矣。杜太后聞宋太祖得天下喜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朕矣斯時也帝果

歷引前後國事以証明皇溺愛之失非顧公以啟明其意孰能到此

能繫祿山之手足邪語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吾於

是知帝之無可奈何矣知子莫若父何帝之不能逆

燭其奸邪靜言思之愧恨百生豈不欲齧磔此兒以

一洗此羞邪山下逢鬼環子羅衣。初術士李遐周有詩云若逢山下鬼

環子係羅衣山下鬼是鬼字環子是貴妃少名玉環後果於馬嵬驛縊殺貴妃始驗其言妖血掃

空花鈿委地。元微之詩云宛轉娥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帝而念及于

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為愈有家無家有國不國狼

狽萬里骨肉各天。明皇出奔蜀致使肅宗忍於攘位而三

綱不顧。肅宗即位於靈武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已子之

玄宗不子其子故肅宗不父其

父祿山忍以臣叛君故慶緒忍以子弑父天道好返之理可不俱乎

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邪溺愛之弊其流至此

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江祭之九齡嘗言祿山有反相至是思

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吁晚矣雖狀祿山以臣子叛君

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祿山欲以嬖妾子慶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祿

山而自立綱目惡之書殺而不書其父出乎爾反乎爾吾又於是而知

天之所以為殘忍不道之報者不爽也

鄒臣虎評明皇以堂堂天子竟溺愛祿山兒不知禁

制貴妃已失儀刑大道且百姓不子而子祿山已

子不子而子祿山甚而反形共見莫知子惡非惟

不君抑且不夫不父矣其不貽姍史冊邪

十九

李東陽論段秀實死節

朱泚之亂與安祿山無異而秀實之死與顏杲卿無異觀其擊笏數言詎不浩朕塞兩間隱朕峻萬世君臣之防胡致堂謂之知幾之神其責備賢者之過矣

唐德宗時朱泚犯闕諸臣俱俯伏獨段秀實之死于

擊笏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足以從君負

材抱忠草草而死朱泚作亂召秀實議稱帝秀實以笏擊泚出血卒見殺之嗚呼

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

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珣數人近及於咸陽而

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朱泚作逆京師失守德宗不詔出幸惟陸

首言胡致堂責秀實為見幾不敏其言不為朕

次言德宗之出幸事有不可知人有不及

從安在于王追及餘幾之可見俱不及從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任之

此言能鼓孝德以從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於盧杞白

志真孰忠且智杞志真能之而秀實且有所不能邪

身耳為避難而徒死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

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

待苑于其第又不待辯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

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足追襲之兵是

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

杞杞貌醜人有咲者便陰中以禍諧事德宗載姦臣傳愧祖父懷慎奕忠義多矣百口之保

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墮朱泚盧杞之術中

結以德宗得至奉天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實之功也及其

功在秀實則其死當與張睢陽同其功矣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

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之死何異安祿山作亂張巡守睢陽緣絕食猶

且孤城抗賊以為江淮保障死又何責哉

陳如岡評秀實罵賊之言曰恨不斬汝賊萬段豈從

汝反邪其忠肝義胆可貫天日可泣鬼神且令德

宗得幸奉天保全李唐之大寶不至為朱泚之所

玩弄君子謂未死之所破者當與杲卿同烈既死

之所全者當與張巡並垂以不見幾不從王而責

其死之草草者恐非所以論秀實矣

吳震華論李泌衣白山人

唐肅宗遭安祿山之亂即位靈武與李泌
共行軍軍中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
山人也上命衣紫以絕群疑仍出懷中勅
以為侍謀軍國元師泌固辭不得受之

首段言李

長源衣白

之意明窺

肅宗不可

與其患難

而匡世之

日已萌遁

世之心矣

古人懷匡世之猷而猶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
思矣何則山林之士絕意於簪纓廊廟之儒束身于

軒冕出處異路被服隨時固未有躬布素於承明漢武

帝未央殿前有承明廬炫銀黃於圭華者也銀黃謂銀印黃綬
圭華謂華門圭竇

夫既悲時憫世賫躬以事主矣將以整頓黃圖匡扶

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窮之譽則事其事而食其食

憂其憂而衣其衣。

文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固亦

古今通誼也。又胡為丘壑其容而薜荔

音利其服哉薜荔

香草也隱士佩之

益必上。度其君下。度其身。知其可與其患。

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將拂衣焉。

咏子房詩

云事已拂衣去

又何肯先受其羈縻乎。深思哉其李

長源

字泌謂與慨自明皇之無道也。房帷不飭。

楊氏本玄宗第十八子壽王妃

冠履倒置。

父奪子妻是倒置處

安祿一胡雛耳。

祿山胡州柳城胡種本姓康父死

極

之以富貴。恣之以威靈。暴獺獍而章逢之。

獺惡鳥獍惡獸以比

祿山章甫逢掖儒者之服喻寵異之也如賜鉄券賜王爵賜第之類

寵極驕生。毳幘而

萌黃屋之思。旃裘而起。玄綃之想。

祿山僭稱大燕皇帝漁陽之

擊鼓一鳴。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率番兵十餘萬起

音皮

而霓裳羽衣忽朕驚破矣。

長恨歌漁陽擊鼓動地來驚破霓裳

志復西京震動

於是大將解

潼關之甲。

哥舒翰軍艷妃死。馬嵬之組。

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

憤怒陳玄禮請割恩以正法

父竄而西。

玄宗子擁而

北。

肅宗即位肅宗雖志于克復乎。而裴冕杜鴻漸之

儔不足為之襟帶也。幸而衡山故友躡屩擔簦相尋

此責明皇無道以至社稷坳墟。朕李長源已明肅宗之心故堅執不仕誠千古良医朕也。

叙唐明皇

北亂于祿

山而車駕

幸蜀肅宗

志復西京

即位靈武

李長源以

故友共扶社稷而衣白之衣誠非無見而朕也。

引古以証
今見其臣
貴擇王而
事王亦擇
賢而求朕
後謀成計
定安社稷
之功無稱
焉

祗衣上點
綴確有經
畫更以漢

于河朔。李泌隱于衡山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故

見虞卿傳耳即策杖而追文叔。光武謁廬而得孔明不偉

于此矣。鄧禹策杖追光武于鄴說以延攬英雄收拾

由是畫大謀定大計社稷之功居多縱使朝而青綠

暮而朱紫亦奚不可而必區區于白衣也彼蓋有以

窺肅宗之微矣肅宗乘父蒙塵縮取大物乘父奔蜀而即位國

語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往縮引也姦凶未滅而志氣已盈祿山未滅而與張良

姊博打子聲聞于外樂衫衣之榮天子被忘班衣之愛老萊子

於堂上求親之悅幘緇衣之好詩云緇衣之宜今做予又厭

祖光武且
不能保全

功臣宜乎
鄴侯之防

微杜患於
未萌也

宵衣之勤。人君勤政張良姊綠衣之嬖妾也而手握

王章。詩綠衣黃裏言綠間色反以為衣黃李輔國黃

衫之賤隸也而口含天憲。漢宦者皆着黃衫李輔國

矯制劫遷上皇廣平建寧以親則襁褓之子以功則黼黻之

才也。廣平王俶建寧王琰皆肅而勲高忌起漸以不

寧。建寧王為張良姊李輔國所諧賜彼于父子夫婦

之間如此况一布衣之窮交哉漢祖解衣于韓信卒

坐慘夷。漢高祖得韓信解衣衣之後光武岸幘于馬

援終罹讒構。馬援初見光武光武祖幘坐迎後援征

此文議論
組織葩藻
而意愈至
鏗鏘節奏
而調弭新
文字精緻
于百年絕

少者耳

珠文犀上怒妻子惧不敢以馬接喪還葬也

肅宗之庸庸不敏其去二君

又遠矣使鄴侯貪其祿位

泌封鄴侯

榮其龜組

龜印有龜紋也組綬

也。垂紳鳴佩以明得意。異日者功業日崇。猜忌日起。

吾恐丹朱吾轂將一旦而赤吾族也。

楊雄解嘲客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尚何望綈袍戀戀之情乎。

范叔微服見須賈賈曰范叔一

寒至此脫綈袍以賜之後膝行至相府。睢曰。公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

當斯時

也。雖欲挂冠神武。

陶弘景挂冠神武門辭祿不仕

還芟

音製而復荷

衣。又安可得乎。

楚辭製芟荷以為衣。弓北山移文云焚芟製而裂荷衣

是故三

軍之士竊指而言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

黑。衣。宰。相。君。子。羞。其。負。乘。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琳

此推原割

着高屐披貂裘孔覲曰遂有黑。衣。宰。相。冠。屐。失。所。矣。

白。衣。尚。書。識。者。以。為。素。餐。

心恍若洞

鄭均為尚書拜議郎免歸漢章帝東巡幸其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焉。有。山

為人則其

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帝。曰。且。衣。紫。以。絕。羣。疑。泌。亦

不。得。已。而。受。之。未。幾。竟。謝。長。史。稱。山。人。以。歸。也。有。以

夫。不。厭。居。宋。而。章。甫。居。魯。而。逢。掖。服。之。各。以。時。也。久

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白。為。邪。吾。聞。之。幼。安。其。心。于

皂。帽。忘。世。也。

幼安管寧字魏明帝徵管寧不就問程喜曰寧守節高乎審老疾虺頓乎喜曰

着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禁闥能自扶杖不須扶持

玄。成

魏徵

脫。跡

本成魏

趨

時也。魏徵初為黃冠子嘗從王通學後事唐太宗以直諫顯夫既吐玄成之策

而又慕幼安之風此豈詭迹以釣名哉誠念夫磨崖

紀功之主非高祖太宗之儔也。唐肅宗復西京元吉刻磨崖碑以紀功後

黃山谷題磨崖碑有云撫軍監且天寶之末嬰介胄

者不為張許之捐軀張巡許遠守則為李郭之反正

李光弼郭子儀充復東京紆縉紳者不為顏袁之死賊顏果卿袁

祿山則為裴杜之從君裴冕杜鴻漸從鄴侯之志即

數公之志也安能不介胄不縉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比勲汾陽郭子掩績臨淮李光而

不為二子者之見疑也智哉斯人可以邁范蠡之仙

踪范蠡泛舟五湖追子房之逸駕矣子房不受漢爵

嗟乎自古布衣之士早交明主而終脫朕名韉利鎖

之外者吾得兩人焉皆中興之世也蒲輪見徵終釣

草澤嚴子釋紫衣白竟歸衡山李斯二者跡異而心

同誰謂山人非客星乎光武與子陵共卧子陵以足

帝座甚急白衣非羊裘乎子陵披羊總之意念深矣若夫

鳥盡弓藏膏淮陰于鼎鑊高祖偽遊雲夢禽韓信信

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上明珠薏苡收新息之

此言其衣

白非詭迹

以釣名欲

功成國復

即高蹈遠

引而去耳

李太白詩

云事了拂

衣去深藏

身與名彼

稔變激禱

以希高位

者獨何心

哉

執玉高卑

其容俯仰

具亾禍福

率露於此

君子容貌

詞氣矜競

不失尺寸

誠蚤見其

亦竊效羊
裘赤松二
先生之高
風耳

印綬薏苡見前馬此所謂車服維之刀鋸加之者否

邪韓愈送李愿序車服不維刀宜墨子致悲于蒼黃

墨子見染絲者嘆曰染於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五色矣故入不可不慎也

而楊子雲之其守其玄之尚白也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

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芳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陳眉公評肅宗於父子之間猶以勛高起忌何有於

布衣之交李長源衣白之意示不久居廊廟耳誠

志嚴子陵之志心張雷侯之心不欲蹈漢淮陰伏

波將軍故轍也

鄭孩如論崔祐甫不賀

唐代宗朝朱泚獻猫鼠同眠百官稱賀俱以為祥崔祐甫以物反常為妖今日法吏

不察奸邊吏不禦寇是亦猫不能捕鼠之彙也宜君臣修省以回天意安可言賀

陵替之漸下陵其徵先見於物惟忠智之士為能見

變而思形而諂佞之徒樂灾而玩變夫七十二代之

錄爛狀博矣其間紀符稱異嘖嘖不可更僕禮記哀公問儒

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其僕未可得

也而好奇搜恠之士又從而神其事然徵其事應

一關乎君君有凉德凉薄則無以堪而况實為妖者

此篇文字
句琢字雕
讀之鏘二
可聽

先泛言忠

習之士與

諂佞之徒

以為下立
論張本文
有驟步不
典擬拾者

比

此段言唐以隱忍為國猶猫不捕鼠故天以反常之妖顯然示謹安得不共相傲戒反以為賀也

乎妖而瑞之張皇而誇大之以廣侈其君之欲使之忽而恃焉而有玩心莫由知其塞之之門以弭孽胎其漸至於陵遲大壞不可復收其亦難以言忠且智矣吾于是而有取于崔祐甫也夫物反妖為常猫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天意若曰唐以相忍為國也上怙其下下脇其上上下相伺難以處矣以為不可仍禍因仍覆轍故示之譴若曰惟猫之不能捕鼠而反乳之也盍肅而綱紀討而亂畧靖而疆圉使八柄大權毋芴落蹊移周禮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狐域豺虎毋

此段言齋明衷正之厚君則有景星

得介睨介獨也獨立而以干天憲王法尚其克弭譴告甚彰弭音迷君臣曾不知懼而動色相賀非天意甚矣灾祥之為言徵也其君齋明衷正禋潔惠和柄權在已國無干政則駢其弗音弗祉以福之駢多也弗祉也猶言其徵為祥則有景星天文志景星如半月而生于晦朔助月而明慶雲文

星慶雲河志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

河圖伏羲時大禹時洛四靈麟鳳龜龍之應其君昏頑嚚訟總是昏軟懦鯁畏

君則有山弱意

政莫在公叛臣逆余則天疾其震怒以譴之其徵為妖則有山崩夏山崩周山崩川竭桀時伊洛竭幽王時三川

壁等事見之以為灾

竭

石言

左傳石言于晉魏榆

鼓妖

哀帝時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桑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

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之於聲音為鼓妖

華陰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不見之應甚矣灾祥之

為言徵也而有不盡狀者鳳儀莫莢在唐虞為瑞

此段歷証有草生庭十五日前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莫莢觀之以知旬朔虞書曰

謹天戒者雖灾可轉為祥有忽天變者雖祥亦轉為妖此論誠千古格言

鳳來儀是也而白雉連理木在後魏為妖

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麟趾在周為瑞而後趙蒼麟駕車為妖

後趙石勒獲蒼麟出則以駕車餘種滯穗咏於詩為瑞

小雅彼有遺穗此有滯穗言樂歲狼戾而春秋之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

大有年為妖

春秋桓公二年有年宣公十六年大有年胡氏曰二公獲罪于天宜得灾譴而

乃有年是共召之者異也雉鳴耳異孽也而在高

反常也

宗不為害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于鬲耳而雉音構鳴也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諸王

武丁修德政殷桑暮大拱妖木也而在太戊不為害

道復與號高宗桑穀生于朝一幕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關與太戊於是修德三日而祥桑枯死

日食天變也而在漢文不為害

文帝即位二年日食有食之詔求直言

消變者異也故使同乳而果為瑞也以代宗之涼德

涼薄也尚鮮堪之是亦春秋大有年之類耳况同乳而實妖也正當如祖已之正厥事伊陟之訓于王可也

王憂天之灾修德行

道以罪代宗受猫鼠

之賀不亡何待

此言猫鼠同乳本為非祥况代宗之朝正

宜恐懼敬
戒安可同
声附賀之
耳

此段言以
未得消變
之術為唐
惜先自肅
宗藩鎮橫
行朝綱廢
弛由來已
久

而可侈狀自附於虞周之事乎噫禪竈雖號精推步
而子產以天道遠人道邇祇若厥葵敬順其常而鄭亦不

復災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禪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確犖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果同日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

火吾獨惜夫唐之未得消變之術也唐自靈武踐祚

以來肅宗即位於靈武節鎮肆橫旅拒朝命綱目書平盧廢立由于軍士自

能討反加寵焉蓋節鎮視天子若垂裘如先帝遺衣不見敬憚也

而天子視節鎮如挾蛇虺狀虺音毀毒蛇也所從來遠矣馴

至代宗三帥跳梁河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

自此始日異月甚上下相習恬不為恠遂為深根固蒂

不可拔之患鄧景山王玄志非有顯惡駕馭一不當

其意即頭足異處家殪音殲東節度使鄧景山有

禪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請人馬贖罪乃李懷

玉王元振以一偏裨至於賊殺主帥自擅而不忌將

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絳盧

龍相衛成德諸將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

人赦死罪唐法令非行也出治安策時盛德節度李

此言代宗
之朝三帥
跳梁河北
偏裨賊殺
主帥見唐
之法令不
行故天災
應之于上
不爽如此

此段代為
畫策宜整
肅法令使
祖宗之刑
憲不振闡
外之強梁
知警有罪
必罰有功
必賞庶幾
可以安奠
天下

節度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天青肆行物

妖時見事作於下而徵動於上如桴鼓狀桴立則影隨鼓擊則

應為天子者正當赫狀震電馮怒左傳蹶由曰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執使臣馮盛也克詰戎兵治其戎服兵罷其著之令曰朕假靈于先

王以撫有國惟是祖宗之刑憲莫敢墮其有狡焉不

恭暴蔑王法暴蔑言棄之若無思逞無厭者如懷仙殺朝義希彩亦殺懷仙

類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凡我闡外士尚爾恭命其有

不即努力寇日蕩平養寇自封者如懷恩恐賊平寵衰乃留高等分帥

河北自為黨援之類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其有助逆臣庶思沐

王化不忍棄外者咸許效順自新而率力行伍能有

功者率以輕重賞如法賞之輕重有差朕無所愛則天下風

行震動肝胆讐音折服乾綱可攬災變可消天下之安

如泰山而四維之也乃因循玩愒愉安歲月蓄亂宿

禍熟視而不定高拱以成陵遲之禍朱泚之逆沒齒

而遂見德宗時涇原兵遇京師作亂上如奉天亂兵因迎立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其於天

意亦重違矣哉夫為國者莫不善於陵遲而褻恩五

尺之限樓季不能越也樓季魏文侯弟泰山之高跛牾牧其

上也牾半曰牾豈樓季也而難五尺之限跛牾也而易千

此段引喻

為國家者

最病在陵

夷不振至

於莫可挽

回而以嚴

父慈母兩

和較擬見

非有消變

令圖何以

克享天心

描古畫今
反覆議論
皆激烈于
代宗之辭

此言如不
獻白雉之
杜棕不賀
三月雪之
王求禮常
憂九月梨

仰之高哉陵遲故也母之愛子也倍父五倍父令之

行於子也十母十倍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倍

母之豈母之愛則不善哉恩褻故也兩段俱見韓子今國紀

不立威令不著假跛粹以其漸而事慈母之所以驕

子也則亦無得於消變之術矣出李斯傳國有令圖天所

贊也無令圖而望天贊不亦難乎出左傳令圖猶鳴

呼甘露之瑞卒成李鄭之奸李訓鄭注謀誅宦官言石榴上有甘露上命宦

者往視仇士良見執兵者甚眾驚走告變殺訓注等此杜棕之不獻白雉所以

為先覺也文宗謂杜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

花之俞文蛇真先覺也詔諸三月之雪鼎足之牛人以為瑞而

俊杜景倫道勿以祥瑞聞王求禮不賀武后時三月雨雪百官入賀獨王求禮不賀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

諸公竝列于世矣新豐之山九月之梨花人以為瑞而俞文俊杜景

倫以為憂有山出于新豐武后改新豐為慶山縣俞文俊言陛下以女主處陽位故地氣塞隔

而山變為灾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九月武后出梨

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倫曰今草木黃

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若崔祐甫者其亦不媿

於數公也哉在臣等武后曰真宰相也陳孟常評唐綱不振失在懦主之不能除奸以討亂

畧猶鼠同猶實為宇宙未有之妖群臣不於此傲

戒反率以爲祥而賀舉朝俱溺于慈母何惟乎海
內驕子之莫制也崔君非但審君道抑且窺天心
見超千古矣

張一桂漢唐宋黨人論

黨之名自漢唐宋始起於是非互競而至
于勝負相爭漢祢在黨錮而邦國珍瘁唐
祢在八閩十六子而李祚以亡宋祢在洛
黨蜀黨朔黨而南渡變生是也

先言黨與起于爭端非所以造國家福一篇大旨此段言漢之黨人起于臧否相形終激成自來

部遂立

黨賢不能去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反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稱黨錮之禍所

各樹朋徒漸成尤隙嗣後宦官專政顧厨俊及諸賢激烈太過遂致黨錮之禍而邦國殄瘁矣唐之

此言唐之

當人始於

牛李構隙

遂馴至白

馬黃河之

變文字奇

特

此言宋有

洛黨蜀黨

荆黨之分

而靖康之

禍召矣斯

矣

此段合論

漢唐宋黨

人雖有君

子小人公

私不同要

儔

黨人始於名位相競牛李之隙

牛僧孺李德裕爭維州之議遂成黨隙

講不可解而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用事親厚者張又新劉栖楚等八人而傳會

者又八人時號

競相蟠結馴至白馬黃河之變而唐

幾亾矣宋之黨人始於議論相軋噴有煩言互相訾

詆而洛黨蜀黨荆黨分而為三於是熙豐小人得以

投間抵隙而靖康之禍兆於斯矣

王安石為相而范鎮宋敏求程頤等

皆見

愚嘗論之漢之黨人多君子唐之黨人多小人

宋之黨人皆號稱君子而亦不能無小人

劉贊程頤蘇軾皆君

子之

隨聲依附者廁於其間雖其心之公私迥朕不

之修小忿

忘大計為

天下無窮

之計則一

俾至其血氣用事忘大計而修小忿始之不慎以激

天下無窮之禍則先後若出一轍藉使漢之黨人而

皆郭林宗申屠蟠

當時不與黨錮之禍者惟二子為濁世之高士則顧厨俊

及之名可以不見當時而群賢夾輔漢祚不移矣唐

之黨人而皆裴反李絳則八關十六子之號

詳元祐三黨篇

可以不傳後世而遺佚尚存唐社不屋矣宋之黨人

而皆呂大防范祖禹則洛蜀荆之稱可以不形於史

冊而仁賢未亡宋不南渡矣

宋自高宗南渡不振至帝昺而終

昔廉

頗藺相如特舌辯之士介冑之夫也當強秦虎視乃

此段引相如與廉頗先國家而後私憤以責漢唐宋諸賢見不及此此段言小人之欲去君子惟假黨之名以肆其毒如黨錮濁流元祐之禍是也此責諸君子不同心辭國乃群

能釋忿結驩同歸於道彼誠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如引車避之人以為耻相如曰秦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在吾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頗聞負荆謝罪廉藺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薰猶不同器薰香草也猶臭草也邪正不竝朝伊考黨錮之禍由於權璫濁流之慘清流當盡置之濁流成於篡逆元祐之流竄本於熙豐小人王安石毒耳噫是不狀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主所最忌者莫甚於黨而小人所藉口者莫巧於黨吾同道

相植黨適中人主之忌遂來小人之讒而遺禍國家豈獨小人之過哉

朝與同心相濟猶懼其以是加我乃羣狀依附互相詆訛則是適逢其所忌而自投其所藉遂使人主重其憤狀不平之心小人得以逞其悍狀不顧之惡國家之禍有由來矣

翁青陽評歐陽修朋黨論言小人無朋惟君子與君

子為朋黨之名奚由立哉惟是不同心憂國而以

意氣互爭勝負遂至分門別戶遺害天下雖小人

之中君子也其毒亦君子有以取之也此又可為

後之諸君子者鑑

趙心堂論唐文三變

唐自貞觀永徽之朝門戶稍變自王勃楊炯始至開元張說蘇頲稍易以渾厚之體又至大曆至元間韓昌黎柳子厚相與極力挽回文章庶幾歸正矣

先以氣運
人力並提
最得論文
章變遷之
旨

文章之變。其係於氣運乎。其係於人力乎。夫氣激而唱者。自鳴響至而赴者。畢會彼聲音之微。尚有神理以嘿鼓之。而人不得測其自矧。文章高下實關世道盛衰。苟謂倚伏相乘之際。非造物者宰之。烏乎可。顧文章雖司於元化。而轉移化導之柄。嘗舉而屬諸君子。使當大壞極弊之日。有能樹之標幟。懸之繩墨。務

次言文章
雖閔乎氣
運而轉移
全係人力
君子不可
聽其流而
莫挽也

此段言皇
王以及尼
父文存渾
灑之風至
離騷史記
稍非大雅
古風

期解絃更張。相與力追乎古始。則雖神既晰矣。光既吐矣。而淳龐質直之意。未必不一舉而盡復之。何者。人定亦能勝天。非虛言也。倘徒委運於大化之不齊。而謬謂區區人力莫之奈何。則文章下流。其果若江河。既東遂奔潰而不可復還也。邪。愚請以唐文為論。蓋皇王之世。人皆修道德而不競詞華。何有於文。即其發之為自狀之文。亦不過曰其書渾渾。狀灑灑。狀噩噩。狀已爾。舍是無文已。自尼山之教。既泯而著述之家日煩。湘纍郢客之章。屈原既放。遂將沉湘而死。作為湘夫人及九章等賦。

承上言騷

史猶有先
民遺致至
六朝曹劉
沈謝之輩
專尚浮華
文運其大
厄矣

楚太子有疾。吳客枚乘作七發以諷之。病遂起。與六經分曹而立。遷史班志之書。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與大雅爭道而馳。遐哉古風。不可復尋矣。狀一時余韻未絕。人各據其所得。以為文渾雄朴雅。說者以謂有先民之遺致焉。浸淫以及晉魏六朝之間。如曹劉。曹子建七步成章。劉禎文如春華。如沈謝。沈約謝靈運皆工於詩賦者。以其纖巧之體。擅當世詞宗。海內文人。翕狀慕之。相與競風雲。希月露。文選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而太美玄酒之遺味。漸滅無餘。古今文運之厄。曾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嗣是李唐氏起。混一字內。

此正言唐
文有三變
侶於王楊
之艷麗韓
柳二子稍
以人力維
之

百廢俱張貞觀

太宗年號

永徽

高宗年號

之朝文士王勃楊炯

輩結軀間頽倡為艷麗之文而門戶視昔稍變顧鼎

沸方騰欲揚湯以止之何益於萬分之一此輩行儉

所為有憂也歷再世以至開元燕公說

張悅許公題

蘇頌

又稍易之以渾厚之體而頽習漸已鼎新矣遂及大

曆正元

德宗年號

之間有韓昌黎者出其學與衍閎深其

文周情孔思直與孟子楊雄相表裏所與上下其議

論者如柳子厚皇甫湜李翱之徒

皇甫湜作公安圍池詩有枉智倚撫

之意李翱幽懷賦有嘆老嗟甲之句耳

類皆一時豪傑相交羽翼追逐

百家法度森嚴低轢晉魏而文章一新庶幾符於古

昔嗟夫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嘗覆昌黎所謂

文如原道論性諸篇號為近理大都亦未能純狀潔

白

論性有三品以孟子性善之說與荀楊並舉而言

之論之又云孟等舉中而遺其上下原道篇獨遺格致

皆未純而柳宗元之文論者亦有艱深之病

於理也人傳種樹傳先儒稱其近理之文至於懲

咎賦閔生賦乞巧文憎王孫文俱涉艱深夫以二子

猶狀又况其未流者乎狀文至隋唐已當河決魚瀾

之秋賴諸人為之挽回補偏揅弊尚能日更月改以

至起八代之衰極三變之盛則文章其可以氣運勝

承上言韓
柳二子文
尚未純粹
兄未流可
知矣

就唐而論
可見文章
果可以人
力挽非獨

氣運勝也

此統論文

辭世道不

古而之今

人心自淳

而入漓其

變有自来

矣

以射與飲
設喻見挽

也抑人力勝而氣運不足言邪故愚由此以品隲今昔竊見文章有盛有弱有實有華如天之寒暑日之晝夜遞變更迭而不可窮方其初造敦厚醇固之氣始出而不勝其蓄故其文率純茂竅直不獵於華迫夫末路晚節蓄者日溢而光藻寫奕於天下士皆艷慕剗剗之業而卑庇先進為不及格矣此其為弊有所從來非一世之故也是在好古君子力洗而更張之耳朕其道宜何如辟之射鵠朕樹之五十步則五十步樹之百步則百步矣氣之可鼓而至亦猶是也

回世道君

子當先有

以變其氣

習

辟之羣飲朕一褐而十錦則褐者愧一錦而十褐則錦者亦愧矣教之以習而成亦猶是也挽回世道之君子果能明矩矱以端其趨敦本實以清其源而又

肆雌黃

古人以黃紙為書字有雌訛則以黃葉塗之

之頰者必禁崇雕績

之體者必禁詰曲贅牙

四字言艱澁之詞不入人口也韓文進學解云周誥殷盤

結言文可
復古何但
一變唐人
之詞章

詰曲贅牙

博名高而亂觀聽者必禁務使天下曉朕知吾

意之左文右質尚雅厭浮則教立于已士皆以指象之即變近世之陋而直追皇古可也唐人詞章何足齒乎哉

焦漪園評叙文章代有升降而唐文遂至三變賴韓
柳二公挽回之更以正文辭望後世君子亦皆變
舊調而鳴新聲且雋永有味令人玩之不忍釋手

王元美讀五代史

契丹入中國石晉之罪魁非我皇祖洗淨胡
元中國其庶幾王元美定功罪中責石敬唐
賂契丹尤為功首
罪魁詢春秋筆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

石敬瑭與契丹
盧僭兵滅唐後

以山前山後十六
州與契丹盧龍

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

有金元孽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
穢即無復論矣繆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

其盛者母匈奴突厥柔朕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
矣匈奴突厥吐蕃回鶻
皆夷狄之至強者朕而弗能入也間入之朕而

先言石敬
瑭賂契丹
是以中國
為狄夷為
可太息者
三

此言夷狄
之難入中
國即入中
國亦難久

居者以風土不相習也

也

三言契丹入幽州之由使中原得并吞中國者皆石敬瑭之罪不容誅也

四言我皇明高帝關乾坤于再造大有功于万世堪為千古話宗

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

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蕃

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倍南矣。挾北技就南倍。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敬瑭干

明皇高帝之勳。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

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莊景說評契丹為得入中國數百年大患。乃石敬瑭

罪魁。高皇帝重關乾坤。一洗胡元陋習。其功

在萬世。誠可跨漢唐宋矣。

三卷終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國卷四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鵬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黃葵陽論太宗賞花賦詩

朱太宗賞花後苑命侍從詞臣各為賦詩其謂宰相近臣之言曰朕自即位以來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宜以天下之樂為樂云云

首言人君當先憂天下之憂而忽大治而樂其所樂者君子不許其樂也夫喜樂之情固不能無而對時育物之心易云君子以亦君子

後樂天下之樂如孟子之告魏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也

次段即直搗太宗賞花賦詩之意自擬于周君臣之樂為論張本

所不廢者朕帝王必先憂天下之憂而後樂天下之

樂范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否則私私則

縱縱則至於亂矣此太宗之賞花賦詩所以為失也

其何益於天下事邪吾推太宗之意毋亦以今之時

太原下矣潘美圍太原劉繼元降北漢江南平矣吳越王俶入朝帝留之俶遂納

德昭廷美歿矣德昭太祖子廷美太祖弟後皆自殺太平興國之

治太宗改元太平興國真若春風之宣和而四方無事之日正

玩物適情之景也由是王輦遊幸品百花以舒懷金

鋪侍從均一人以宴樂收上苑生生之意而入諸肺

腑發肺腑生生之意而侈諸咏歌萬紫千紅悉供酒

犖之春剪紅繪綠曲盡翰苑之妙孰不以為春風沂

水之樂固不能過而有周君臣之情亦如此爾殊不

知周人之詩有為而作詩人之花因物起與曾有賞

花而賦詩乎賞花賦詩亦騷人墨客志士達人取之

以發灑樂之情資筆端之巧者也故有愛牡丹而咏

者舒元興牡丹賦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有愛菊花而咏者陶淵

明咏菊花花之隱逸者也有愛蓮花而咏者周濂溪

蓮花花之君子者也踈影橫斜之梅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

此段言古有賞花而賦詩者狀為騷人墨客之樂非帝王之樂故太宗之賞花賦詩

非得其宜也

暗香浮動月黃昏

玄都觀裏之莼

劉禹錫作看花君子詩云玄都觀裏莼千畝盡是劉

郎去後栽

獨向秋江之芙蓉

白樂天詩晚涼思飲兩三盃獨向秋江種芙蓉

古今

此段承上言帝王為天下而憂

則際春和之時君臣豈無當為之事晏子有省耕省

不遑暇食者也

周書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

之因物寄咏者不可一二數帝王也者豈若人比哉天地賴之輔相祖宗賴之繼述華夷賴之奠安一日不謹或貽莫大之憂一時不謹或致亡窮之患朝收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做其百工

戒子云諸侯朝修天子之禁令晝考云云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

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

歛之說月令有掩骼

埋胔之說

骨之無肉曰骼有肉曰漬掩覆

天子若知農事重而賞及農夫則五月糶谷之詩

又有養老敬賢之說

仲春養老少存諸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

勞自有所以為賞并有所以為賦者司句影題言言切旨即丹展箴不是過也

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

可轉而為大田之咏矣

詩經大田篇農夫作此詩

其以頌美九重若知邊塞苦而賞及枯骨

之詩

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

古之詩矣

其賢隱德如蘭者賞其清風如莼李者賞其仁而九

潘孟陽為刺史遊山飲酒賦詩有車轍遍千里春殘心轉悲之句

其賢隱德如蘭者賞其清風如莼李者賞其仁而九

月之梨

李華作吊古戰場文有骨暴沙礫草木悲婁之語

讀此文亦如聽和平

六郎之蓮

之樂所謂中德中音

武后九月出梨花一枝或譽張昌宗之美曰

黃先生此論近知本矣

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曰皆在所必去則棠棠者華

之詩不可以繼或黃或白之作乎小雅棠棠者華或黃或白此天子美

諸侯由是天下含笑四海長春人將誦帝之和為治

也借曰當太宗之世前此數者能行之矣天下已太

平無事也獨不觀太平之盛孰有過唐虞三代之時

乎狀君臣傲戒聞有明良喜起之歌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賡載歌未聞有賞花之歌

聞有兢兢業業之謨未聞有賞花之謨臯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有縱欲敗度之訓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未聞有

此段言太宗之世遠唐虞三代之盛且就花之本根大幹枝葉

工上點綴極

賞花之訓况太宗繼統之初比之唐虞三代相去已

萬萬者德昭之縊廷美之貶前見則花之本根感拔不

若葛藟之庇矣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楚王既廢廷美遷房州太子楚

死遂發狂疾舉火焚宮廢為庶人壽王未立壽王兀侃即真宗也則花之大幹

憔悴不若橋梓之固矣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曰橋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何不往觀二子

往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突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

引古今帝橋者父道梓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帝伐契丹圍幽

皇明文雋

卷四 四

花之失

陽太守教民稼種以致殷富百姓敢曰素無附枝麥秀兩岐 蝗螟多作食苗者皆曰蝗食苗 心者戎馬縱橫所以害花之節食花之心尚可勝言

邪君臣於此朝夕注想必庇其根必強其幹必茂其

枝葉猶懼不暇奈何君曰賞花臣亦曰賞花君曰賦

詩臣亦曰賦詩管絃奏而壺觴流壺觴流而詩詠出

麗辭佳句不出露下月中之形隋李諤以文體輕薄上書曰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也 上唱下和豈有民彝物則之訓棠棣之華鄂

不韡韡小雅燕兄弟詩 棠棣可以賞而賦朕本根已拔果能

宜其兄弟邪莠之天天其葉蓁蓁周南咏女賢詩 莠天可

此段言太宗君臣相為和唱者不過急荒

役志而遊觀侈神者也

以賞而賦朕大幹尚瘁果能宜其家人邪皇皇者華

于彼原隰小雅天子遣使臣詩 皇華可以賞而賦朕枝葉未靜

果有蠻荆來威之盛邪蠻荆荆州之蠻也威畏也周宣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

往往征而以賦百花之奇特不若賦有苑之奇特詩瞻彼阪

田有苑其特苑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 賦百花之馨香不若賦明德之

馨香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花郁郁而暢茂誰識外邊之苦

指邊塞言 柳依稀而發森孰知小民之依指稼穡言 伯益曰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詩云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外

世一見 今其怠荒之萌乎周書曰無淫于觀于遊無逸

賦百花之馨香花郁

郁而暢茂柳依稀而

發森責太宗不以天

下爲樂而
獨樂于花
耳

云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今其觀遊之淫乎

在上者不聞有因時自戒之心在下者不聞有因事

納忠之意如之何其可也雖曰太宗之英明齊賢輩

之輔佐天下固不若是之弊朕儆戒無虞必防其漸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易經言治不忘儆常曰其亡乎其亡乎其亡乎則泰寧之勢係若苞桑

之固矣苞乃柔之叢生者其固尤甚也

豈可以耽酒嗜音爲細故而忽

之邪自是曲宴

曲水流觴之晏

賦詩指爲常事馴至花石之

綱大爲靖康之禍

宋徽宗好花木以朱勔爲花石綱民有一花一石堪玩者指爲乘輿

之物必堅固守護不幸殘毀必加重罪

斯時斯際花固可以春情而賞

結言宋諸

君後俱以

賞花爲常

而賦詩者

卒未聞有

一寓諷諫

之忠意最
周密

而詩固可以賦而退虜邪

澶淵之役高瓊斥馮拯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

騎克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

善乎歐陽公之詩曰玉輦經年不

引詩收盡

遊幸上林好花莫爭開其所以箴當時遊幸之弊亦

至矣惜乎當時作賞花之賦者未知果能以是爲諷

諫之詩否邪

宋徽宗久困沙漠高宗不念父兄之容而日事耽玩固可罪矣孝宗奉上皇遊

幸園中有會芳殿瀛春覽遠芳華等堂花光瑤珍翠光桂景艷碧瓊芳彩霞寒碧等亭其

他臺榭橋石池館不可勝紀當此多事之秋畧無復之志光寧迄理亦爾玩愒國不亡得乎總之賞花賦詩亦太宗之

耳失

吳因之評宋太宗苟安目前命羣臣賞花賦詩自謂

春風和煦世界矣不知國家之根本已撥枝葉已
枯而君若臣曾無片言交儆故君子曰彼先天下
之樂者大宗也而忘天下之憂者亦大宗也

李卓吾論范仲淹

文正公當宋仁宗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其知延州也敵人稱其胸
中數萬甲兵西賊聞
之破胆不敢南侵

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勲

張睢
陽字

巡與許遠共保守江睢身犯二百戰及食盡援絕乃
北面拜命而死郭令公字子儀克復兩京單騎退虜
唐之天下皆
其再造也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

復之績

段秀實為司農時朱泚作亂召迫之從秀實
乃以笏擊泚中頰流血遇害而罵不絕口李

必官太尉封鄴侯肅宗中與皆
內謀外贊之績時號為白衣宰相使范文正不貪宋

朝人物第一之名

范仲淹字希文謚文正為經畧使
羗人號為龍圖老子後拜樞密以

此論意精

思奇誠為

皇明第一

文字

先以張巡

段秀實郭

子儀李泌

文彥博韓

琦諸公形

起文正公

為宋朝第

一人物立

論卓越千

古

不引前代
他國事只
就唐宋人
物言之切
實動聽

此言公為
古今大豪
傑未可以
一代名臣
目之

此言公有
出將入相
之才能使
朝廷尊重

天下自任削佞幸裁官員日夜期與太平朕更張無
漸規模濶大毀謗稍起朋黨之禍與矣有才而必自
見其才起於貪第
一人物之名也
則魏魏相業又豈潞公魏公
潞公文彥博也遼使一見却立改容曰天下異人也魏公韓琦也為陝西樞密使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胆也
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
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
小焉爾朕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係之于名臣之
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
也相才得朕後朝廷尊將才得朕後朝廷益尊若其
他技能皆奴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

何等關係

結言以德
行品文正
公為不知
文正且能
成國家事
非但列在
德行科也

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如是
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
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事如尾生孝已者豈
少邪
尾生與女子期會于橋至則水漲遂抱橋而死

劉夢潮評以文正公相業擬之文潞公韓魏公誠是
而以為貪人物第一之名恐非公初心也至以將
相才遇公不徒于德行之科其真有以知公矣總
之意局俱出人一頭地

陳慈谿論寇準以真宗為孤注

契丹以十餘萬人寇寇準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王欽若讒準以帝為孤注劉永新亦以為信朕朕則寇準之失果在澶淵之役乎

五代易姓之禍未有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

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

親征準奉真宗往澶淵以敗契丹愚以為非也夫所繇患易姓者

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是也真宗改元景德所

繇患易姓者其王故孱王也孱弱也其臣故黠陰黠詐陰險

而于諸健兒故狎舊與之褻狎也于時將相大臣故肺腑而

先辯劉永新易姓之說而以不得已字為一篇血脈

此言當年
事勢非五
代比準亦
非為易姓
而舉新安
特腐儒說
耳

爪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子自為同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也。即不遣不禦契丹猶帝也。至于景德天子總挈于

上能以尺一擣與揮同使天下而亡有奸漢以尺一權寫詔書

時臣民皆飲宋德而亡有擣擣音獻忿怒貌狀而不逞之心

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剽擣也

剽奪而擣取之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隄之輿東

朔諫田獵云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彼且以準

杞人也哉莊子云宋有杞人憂天將墜喻寇準之無過慮曰狀則準何以往

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桀虜桀點之虜彼傾其

部落而來士之矯箭控弦者十餘萬至疆也矯者矯曲使直

控弦引弓也蕭撻凜邪律奴爪邪律氏契丹帝號也撻凜為邪律之奴僕爪牙其

軍法陣伍至習熟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不如周

宋二太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佩風雲而起者又稍稍

物故死曰物故其新進之士大都統袴少年富貴子弟木蠹而

矜為容者耳愚魯而相矜為富貴客故準不得不往準故自計

其可拆筆筓此虜李燾曰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狀如山百萬貔貅折筆筓

之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也曰

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事其王心愜音慨而斷故戰

此言準之
奉帝親征
者雖出於
不得已其
亦自信可
以筆筓契
丹也

引古者命將惟在王上獨斷而不惑于讒獨準于真宗不朕則誦議其短群摘其尤者踵踵矣

可勁氣恨怒也怒敵而決斷欲戰耳其任之專故謀可外決左右大

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將可獨往而屬車之塵不揚相如

曰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天子之屬車八十一乘至景德則不朕史稱帝

寬仁慈愛又厭兵夫誠寬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日

聞邊吏之不戒契丹至城下無戒備故也有不凜凜惴心者乎其

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其不

異悞音懦虜不長虜也而幸無連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

里外而妬字異悞者介天子之惴心而撓于中于是

迎擊而斬之議以為冒壁而苦之議以為遛遛音留逗遛不

語云山有

猛虎藜藿

不剪國有

牙爪之臣

憐國畏之

賴藉多矣

進飲博而誤之議以為弛飲酒博奕示固守不和則

議以為喜事多方要敵則議以為迂于是大者有杜

郵之僂秦王命白起伐趙白起不行范雎讒之賜死于杜郵小者有馬服之代

趙王以廉頗怯數讓之秦人反問曰秦獨畏馬又其

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

小者有掣書之患子賤將宰卑父辭曾君因命善書者二人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掣之書者辭去以告曾君君

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

擅徵發卑父也夫敵在其前讒在其後兵在其外制在其中

則雖嫖姚霍去病為營平趙克國封之畧亡所振而

此言準值

此事勢猜

忌之秋王

上狐疑之

際其許和

亦出不得已非初心也

結言準以天子往契丹計畫於不得已殊非為易往慮也

也岳飛敗兀朮于朱仙鎮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悟遂史稱準不許和

會有讒準幸兵者契丹求和準不許有諧不得已乃

許之夫左右大臣誠和則無讒帝誠愾且斷誠專任

準則無惧讒安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夕準而

耳目其誅撻稟之功而猶若是契丹蕭撻稟出按視地形準軍卒裴環射

之撻稟中况欲天子依其在京詩經依安貌安去和

門千萬里而遙軍中有左右和而顛顛同以獨慮決

事哉故準不往契丹不可敵不以天子往契丹亦不

應前不得已意

可敵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曰懲五代

易姓非也朕則可常乎曰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朕

是珠抵鵲也以天子親征夷狄如以千金之珠彈千仞之雀也

張侗初評國之大政在人主不能躬親不得不屬之

相寇準奉真宗北征契丹而讒者以為孤注誤矣

王 廉論李綱固守京師

初金人入寇廷臣欲出幸以避其鋒李綱獨力主固守以衛社稷幹離不果退其後再入寇二帝滯于固守之說遂為虜人北執去論者遂以為李綱之罪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

徽宗欽宗俱為金人北執去李綱力議固守京師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

孟子告滕文公曰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

悟而欲畱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

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

知變者乎昔太王避狄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舍狄去于岐山之下侯國

先言李綱請固守京師歆一戰以決勝負是知常不知變直入事實筆氣瀟洒下得甚工

此段引周太王及唐

三宗皆出幸以避敵

之鋒卒能保全其國

家惜當時議不及此

致有二帝之執耳

此段言徽

欽之見執于金人實

誤于李綱固守之說

詎非其不知變通之

以存况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

明皇幸蜀

悲悼郭從謹日草塗之臣知有今日久矣

代宗幸陝以避吐蕃

吐蕃分道入寇幸郭

令公奪海內於群盜之手國家再造

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

朱泚圍奉天上出走

求一襦袴不得左右以蕪菁供御

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

時三宗皆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

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

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

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桌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

誓死社稷羣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

欽宗繼徽宗俱為虜

答也

人執

貽宗廟之羞釀人民之禍實自綱桌知常而不

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

出幸之事命康王

宋高宗初封康王後帝北虜南渡即位江南

為元帥李

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

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願

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袁中郎評按真宗澶淵之役當宋室全盛之時群臣

議南遷者不知宋之力足以致勝也寇萊公之謀

是也徽欽之時金虜方張力不能守行幸以畜後

更覺奇思令人愈玩愈佳

功可也蓋諸侯無可遷之地則死守苟可尚存太
王且爲之况天子奄有四海乎王公之論卓矣

王槐聖論韓魏公天下大文章

韓琦爲相或有問之曰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足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先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以爲文方爲大文章

上臣之相天下非徒自有其文而已必有天下之文者而其文始閔夫輔世者亦焉所廢文矣顧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用天下相臣而自用其文則其所經方而致遠經畧四方甄物而成化者陶甄萬物或反靡靡而無當無實用也而其浮英華沈道德不過敝跬音企譽無用之言已爾敝勞也跬躑跬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

次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天下方出其文以為文

註以譽無用之言見莊子

夫惟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天下

所謂澄心凝思眇慮績藻之士

文賦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眇超

也吾為之寓以搯幅之寄

寓居也搯音衫友執袂曰搯言居之以寮屬之職

而托以童來之任

即史官掌文辭者

是故椎璞持重明其德

而銜鉤纓繳者程其材

言相臣樸茂而文士程其材陸機文賦云沱辭佛悅若游

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雲之峻

影音飄

組正紳端其體

而叩景彈響者宣其趣

言相臣正體而文士宣其趣陸機文賦云抱景者咸叩懷

響者畢彈

夫是以精不驚于卮辭文不遺于一札

見淮南子

而光華無量馨烈彌茂故曰相天下者有天下之文而

無以已為也宋韓魏公琦為相或謂之曰公德業無

愧古人但文章不逮公曰其為文而歐陽永叔

修字永叔

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噫文章而歸之天

下則怗誠也大矣嘗謂相天下者其文與文士異文士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陸機文賦此言思欲高深也

或不

足以經緯天地而相天下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則有變和參贊之文文士觀古今于須臾縣四海

于掌股

陸機文賦云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言思馳速也

或不足以材官

萬物而相天下者簡秩百職鈞一四海則有綱紀法

此段原題處以宰相與文士並較見宰相之文自與文士不同耳

此段言立
相以無文
之文異文
士之文

庚之文。文士摘音異域而為琦。椽音殊方而為博。淮

子言誇或不足以控制夷裔而相天下者。諧音丁令。爨

樂浪。丁令樂浪皆西北夷別種則有禮樂軌物之文。凡文士之文

各自有其文而相天下者之文。則有天下之文。為文

是故軌纏順逆。實惟調贊。軌纏者天有軌道星辰有纏度而風雲月

露不擅其奇。隋李諤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

是風雲是風雲。塩梅舟楫實惟左右。說命云若濟巨川用汝

塩而墅水橫舟。弗炫其工。古詩有墅渡無人舟自

近服遠實。惟張弛而風檣陣馬。弗博其趣。誠齋文膽

風檣陣馬

以稱要之辭人。敷瓊藻玉于下。而宰相結受物色于

上。才子披萃振秀於一人。而宰相黻黼組織于天下。

蓋昔者國僑子之相鄭。厭秦楚之求。而交疆場之好。

彼其時辭命不一日廢也。廼僑則以命公孫揮。即子

左傳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諸侯咸謂子產有辭。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公孫弘

以賢良文學起家至平津侯。擢賢良第一未幾代薛

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趣深。筆灑灑而兩集。狀而面折。

此段証古
子產能合
天下之文
以為文公
孫弘自恃
其文不得
謂之文也

王公此文
議論能品
考據着實
而章法步
驟亦甚整
齊可玩

此言魏公
輔佐三朝
元勳皆虛

廷諍不及于一汲長孺

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右內史界部中多

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議者病其曲學蔽賢

未嘗撫華而多其文焉

轅固譏弘曰公孫子務正故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夫眩思而傍訊者才人之效也

陸機文賦云眩思傍訊精驚八極眩思傍

訊者精思而傍搜博採也

集眾而廣忠者上臣之行也

孔明曰開誠心布公

道集眾思廣忠益

藏之名山而廣之同好者一家之言也運

之廟堂而措之六合者天下之事業也當仁宗英明

之朝一時賢相無過魏公而副墨舍毫之臣無如永

叔

仁宗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野稱治

詢永叔而

是故儲貳未建有策定之勲

琦以帝無嗣又春秋高請建儲帝曰后宮養子

惟宗實可琦力贊之議乃定

而軋苗不變鉤棘不除則以問永叔

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士人劉幾好險怪之辭論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修黜之鉤棘文之好怪者

兩宮未好有調酥之術

仁宗無嗣濮王子宗實立是為英宗皇太后權同聽

政左右共為護問兩宮成隙韓琦調護母子如初

而五代無史兩制無集則

以問永叔

修撰唐書五代史又有兩制集行于世

新法未罷有愷切之

諍

神宗朝韓琦請罷新法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曾布條折其不狀琦申報愈切皆不報

而比事無敬與屬辭無子長則以問永叔

文彥博謂歐陽修比

事如陸敬輿屬詞如司馬子長

范富未進有連茹之拔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

文法森然
無一空字
弱句

精神俱到
描畫無限
春光

此言魏公
之德業魏
我即謂文
章之炳蔚
不得以有
餘不足擬
也

為樞密副使 守忠未黜有空頭之敕內侍任守忠有罪一日韓琦坐政事堂召

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而朋

黨無論本性無論則以問永叔修進朋黨論與仁宗

何處得來又故夫攬五色卿雲之見而知社稷之功帝曰如歐陽修者從

撰本論性論南軒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朕魏公後來果有大功于社

稷披經畧延州之議而覺老成之策元昊寇延州韓

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琦奏言賊雖傾

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至是味四策七事之陳而

元昊請和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見總理之猷琦安撫陝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陳

實務請繕甲厲兵密定討伐之計 誦顧命元勳之碑而欽奠鼎之績

琦卒神宗自為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蓋英宗神宗之立皆琦贊也 德業流

于盤盂黃帝之史書而文章披于府庫載在 嘻疇謂

永之文非魏公之文又疇謂魏公德業有餘而文章

眇乎不足也且夫重錦綺錯染人之所成貴人服之

而天下華貴人之衣華者稱騏驎綠耳皆良 造父之

所範貴人乘之而天下良貴人之馬良者稱 故智莫

良于用才文莫大于兼士向使魏公當三朝之寵仁

英宗 輔世調君隱隱忧心音漫無可述而徒寄身于

此言宰相
自文不用

天下之文
將天下之

文掩而宰
相之文亦

掩矣

翰墨見意于篇章

魏文帝論文

斤斤焉與握觚濡毫之徒

競華角藻

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毫筆毫也

而才如歐陽反

阨之使不得呈能而見伎則雖炳如絺繡悽如繁絃

文綴留京

曹子建詩從軍度留各驅馬過西京

灞岸之逸響

王仲豈詩南登灞陵

望長安

采零雨

孫子荆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朔風之高韵

王正長詩

朔人動秋草

君子猶以為禽鳥之悲號秋蟲之過耳

已爾夫惟開誠布公叱延東閣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才人墨

士得委意剗神楊權國華則雖木疆椎樸擗管少文

取嗤于拙目

又賦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言為拙目所笑

蒙笑于枯枝

到此方加
以禽鳥之
悲號秋虫
之過耳而
文字中雅
通篇有味

庾亮枯樹賦喻

君子猶以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文章之無華采

事魏文帝論文何者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

用天下其所用異也世主知一人之文而不知有天

下之文宰相知用一人而不知用天下于是有撫經

術之華致委執政

以安石叅知政事帝曰人皆謂卿但知經術不知世務安石對曰經

術正所以遂以文能辯博之說濟其更張矯俗之思

通鑑安石議論高而

而青苗手實至同商賈

安石置惠卿于

建州蘇軾草詔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一時文士流

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

遷播蕩且濱之九死不少恤焉嗚呼以此較彼竟孰

大而孰小也。語有之。養實者不尙華。調行者不飾辭。而仲虺之辭曰。自用則小。休休哉魏公。可爲萬世相臣范範矣。同

湯霍林評相臣不自文而用天下之文皆其文試觀

魏公三朝元老其德業炳耀古今何莫非真正大

文章引子產公孫弘王安石最中旨繁王公其真

能文乎

傳夏器論趙清獻入蜀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彈刻不避貴勢京師號爲鉄面御史及其入蜀只一琴一鶴自隨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此其琴鶴隨行之意非徒表清操

嘗讀宋史見趙清獻之入蜀趙抃謚清獻以一琴一鶴自

隨未嘗不竊有所疑焉夫乘軒叨祿衛爲之墟衛懿公好

鶴有乘大夫之軒者及焚澤之役國人受甲皆曰使鶴戰而衛爲狄所滅霓裳侈歌唐爲

之亂唐明皇作霓裳羽衣曲卒致播遷之禍况外作禽荒嗜音甘酒等

古人皆有明戒也溺志嬉遊放情物外此荒逸之所

爲而清獻固不知有是乎意者高風自尚而假是以

此言清獻以琴鶴入蜀意者清修高尚非若古人之溺志禽荒遊情絲竹也者

此段又戒武穆義倫入蜀遺事而清獻又有取于琴鶴者諒非徒表清修之一節也

此段又言琴鶴自隨不但托簡

寓清修之志乎。蜀自全斌以來。

王全斌不恤將士黷貨致亂蜀人大叛

瘡夷甫起。藏帑猶虛。公無有見於此也。朕曹武穆之

圖書數匣。

曹彬謚武穆彬下江南東裝歸朝圖書數匣進閣門榜子云江南勾公事回

沈

義倫之圖書數卷。皆古人入蜀遺事。足以勵清節。起

頑懦。何所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且一絲一縷。皆

蜀之蚕。一啄一鳴。皆蜀之耕。此固非借瑟鶴以表清

修亦明矣。意者簡約為治。而假是以寓無為之心乎。

宋自太祖太宗。政令畫一。

畫為一定之規

無勞於更張。

琴瑟不調

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政之既畫一則更張無所事

道教休明。

休美也明昭也斯道之教

談以寓無為之心。即焚香告天。處可微窺其憂國憂民之意也。

倚歟休美煥朕昭明

無勞於羽翼。

羽翼猶輔佐也道教既休明則羽翼無所庸矣

公無

又見乎此也。朕叩甕擊缶。

擊甕叩瓦而歌鳴鳴快耳者秦之聲也

可以

鼓太和。聞鵙聞蜩。

詩七月鳴鵙又五月鳴蜩音决伯勞也蜩音條蟬也

可以

察氣候。何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公非借琴鶴以

示簡淡。又明矣。公嘗自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不

敢告者。則不敢為。吁。是可以觀琴鶴之心矣。蓋君子

心同天地。光明正大。無有隱伏。回互。其施為舉措。未

嘗不可對天知者。是故琴之隨也。能無心和形和。而

天地和應之思乎。鶴之隨也。能無鳴于九臯。聲聞于

此段就焚香告天之心。揣上琴鶴入蜀之意。乃其一腔衷曲無

愧於物自
無愧於天

可與天知
亦可與物

侶乃清獻
于載知心

之言

此言其鳴

琴可以履
舜庭舞鶴

可以遊文
固不徒玩

物以適情
句法翠藻

可謂盡文
之緻者

天之傲乎詩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

衣玄裳緇衣玄裳
見赤壁賦皆為吾之同類吾一心曲之微無

所媿於物則亦無所媿于天可以與天知則可以與

物侶由是以此心參諸天地者亦以此心而考諸帝

王方寸之中洞達開豁直將履舜之庭而解慍阜財

親觀率舞之盛帝王世紀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南風之薰

今可以解吾民之慍今遊文王之囿而鼓鍾於倫目擊翯翯之

休者詩靈臺篇於倫鐘鼓於樂辟
雍又曰白鳥翯翯音鶴又豈徒玩琴鶴以

適情乎哉蓋方公之為御史也蘇文忠集目趙清獻
為殿中侍御彈劾不

避權勢京師
號鉄面御史振鐸鳴鈴率天下以敢諫之風豸冠鵠

立示朝廷以鷹鷲之任解豸神牟也能觸物故以為
之冠鵠立朝班司鷲擊之任

此心此事固將對君言之以權是非對相言之以商

可否者也而今刺于蜀則垂紳環佩非復置敢諫之

鼓矣鸞翔鳳翥非復有鷲擊之司矣君門萬里言其
相去

之遠不似等之在君左右邪知我者其天乎羣我者其物乎焚香

必告何我非天即仰不愧
於天意琴鶴自隨者得無意於斯

乎君子之觀人也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以清修素簡

之士且清獻者泥於其迹也未見公之大者也司馬

結言不可
以迹觀清

獻惟司馬
光可謂心
清獻之心

君實嘗謂所為可對天知可對人言其得公之同朕
乎哉。

孫虞佐評寫出清獻一段心曲如靜夜琴声秋風鶴
淚千載下猶可想見鉄面寒威且其告天心學一
筆淋漓吐悉而文字氣意以厚洵矣先進風

此篇議論
正大釋其
句字精致
初學不可
不讀

先言汝愚
不以功厚
賞侂胄乃
使之預政
其用人之
疏禍階之
所由起矣

李卓吾韓侂胄論

宋孝宗時韓侂胄得預內政由是以由批
而罷朱熹以京鏗計而逐汝愚又從而嚴
禁偽學而究其預政之
由皆汝愚朱熹成之也

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阨晦翁導之也。
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受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
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
功為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為宗臣爾為外
戚可與。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
同我。又可與。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

次言朱文
公為講官
不決去佞
曹而阿附
之謂無所
逃矣

詞氣轉折
從容慷慨
千古猶覺
凜然

此言君子
不能去小
人而反為

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政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

間哉夫趙為丞相朱為講官佞曹未得志也而朱先

生侍講首以佞曹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

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

而後已佞曹韓琦曾孫也曹以定策故恨趙汝愚不與節鉞朕以浸見親幸時竊威福朱熹人侍

講奏白其奸曹怒以自批引用所知為臺諫誣汝愚

以將危社稷盡逐各士指為偽學六經學庸論孟諸

書為世大禁云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為

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吾不為黨不立

異不為廣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

小人所去
則亦非從
政安人之
真學術耳

文法森嚴
一開如武
庫

四言朱文
公知去唐
仲友其是
而不能去
君側之佞
胃

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偽學我既以為不是則

我以彼為小人彼又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為是其又

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

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矣又何以

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廣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
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宋孝宗九年徙朱熹提點江
西刑獄行部至台州知州唐
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論之王淮與仲友姻親
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
友江西提刑新命熹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是為首禍
宮也在孝宗朝最得寵幸熹力
疏其為禍階不宜一在君側耳信如所言則凡在君

五言其當
孝宗時宜
再造宋室
以行其所
學婉然如
天子春秋
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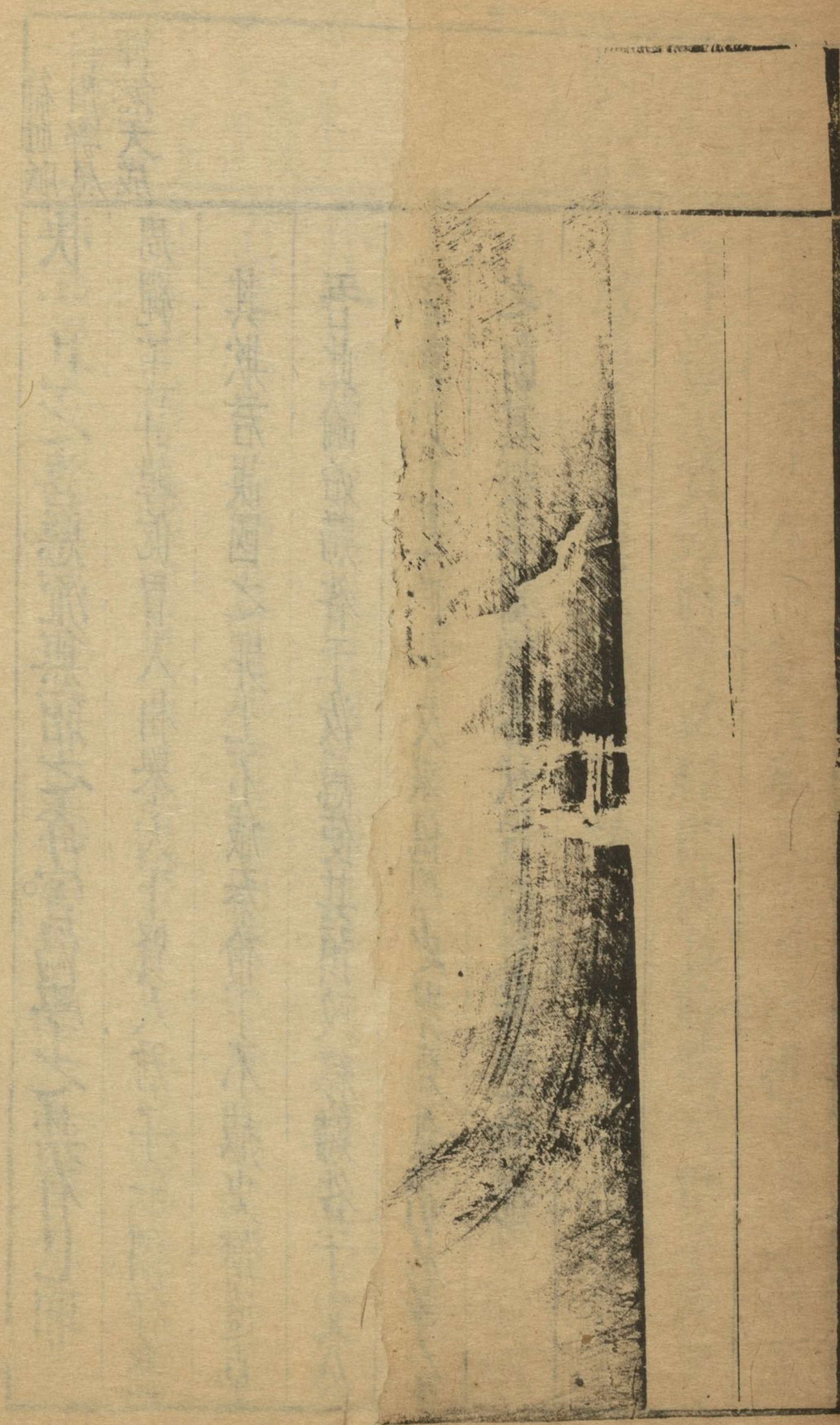
結言朱文
公未能攻
夷狄而退
小人安用
誠意正心
之學為

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
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臣子者。觸
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其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
當必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
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不聞嘉謀嘉
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急。與或
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
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為也。狀
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

一篇血脈
自相聯屬
渾然天成

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偽學之禁。有已耶。

周繩玉評韓侂胄入相。舉天下賢人君子。一網打盡。
其欺君誤國之罪。上不堪秦檜。下不堪史彌遠。卓
吾此論。始歸咎于汝愚。使其預政。終歸咎于文公。
不能以正學除奸。反來偽學之禁。為無濟於孝宗
之朝。其揆本寓源。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孔文谷論文信公托言黃冠

文天祥丁未南渡留燕京坐卧小樓元子求南宋人才王積翁以天祥首薦天祥曰吾分一死倘得寬假以黃冠歸故鄉他日方外備顧問可也

忠臣濱死濱近也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

矣何者泯泯而生固不若烈烈而死而國家傾否之

責易曰傾否先否後喜猶萬一於重臣乎是賴則雖回首中原

罄為左袵而敷天有戴舊之心康王嗣統詔畧曰雖舉族有北轅之舉而

敷天同左則大臣一身之生死而天下之繫屬者甚

重也君父之仇尚與共戴天禮云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言不俱生也而

首段言忠臣以一身生死係天下存亡而托方外以言歸者正為天下惜一死而非為一身幸一死也

次段反言
天祥不能
殺身成仁
文勢最有
抑揚

蟻、蠓、殘、喘、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涸、
魚、想、江、湖、之、舊、枯、木、思、菴、李、之、榮、意、者、烟、霞、歲、月、猶、
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水、雨、衣、庶、可、申、盡、忠、死、義、
之、節、也。嗚呼不為一世惜一生而為天下惜不為一、
身幸一死而為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在於、
此與夫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文山題 雙廟辭非文丞相忠義、
之發乎。一旦為人俘獲。張弘範 襲執之舉家北轅。妻歐陽氏 男佛生環
生二女皆 被所執正視死如歸之口也夫何困陽九於燕京、
陽九數之奇也公詩云嗟 途邁陽九隸也實不力坐小樓以三歲。留燕二三年 坐卧一小

此段引程
嬰公孫杵
白切忠于
趙則天祥
死之先後
非所論矣

樓足不履地不能殺身以成仁而猶起黃冠故鄉之想臣、
之死忠何自食其言邪噫是不朕死一也有生如鴻、
毛有重如泰山。程嬰公孫杵曰皆趙宣門下客也一、
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屠岸賈殺趙 朔滅其族朔

有遺腹子嬰與杵曰謀存其孤乃取他兒匿山中嬰 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使人隨嬰殺 杵曰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宮中名曰武後 十五年武長復位嬰亦自殺曰可與下報宣子孟與杵 矣萬世俱不失為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之、
諒君子豈為之哉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扶崑崙轉日、
轂一洗山河之陋。宋拜相詔用白麻公詩云問闕歸 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又云

讀此數句令人抱膝而嘆非孔先生無以明其意

此段言天祥不死欲效張良孔

南人志欲扶崑崙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劍不足以撐持則夫惶恐灘頭零丁洋裏亦付之長嘆而

已過零丁洋詩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初心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此丹心照汗青豈至此哉是以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

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李羅詰天祥曰德佑非爾君邪

棄之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彼不幸失國則當別立君為社稷計從懷愍云云李羅語塞德佑即恭宗也

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及皇太后

福王與芮益王是在位二年而崩廣王昺二王淪沒為元兵所迫陸秀夫不得走乃

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

明為復之吳宋之舉其誠志疑隼之志也

尤竟深察非造神化地位不能為此文字

語句聯結

濱之死苟為無益死亦何濟乎夫韓亡有張良始皇猶驚博浪之擊張良為韓報仇袖鐵錐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漢季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幗之辱諸葛亮伐魏數推戰司馬懿堅守不出亮乃遣懿巾幗煩人之

服巾幗服人喪冠也鄙其無丈夫之志耳往既不諫來猶再追故萬里孤

臣托黃冠以西歸噫非為身謀也非為家謀也為中

原無主謀也為趙氏不血食謀也彼死而不生者非

難此生而死者為難北門鎖鑰固為失守將來者

隻輪不返孰無冠萊公之意乎真宗時契丹寇澶淵準勸帝自將禦之且

欲敗其稱兵擊脫若得以頂黃冠而歸故鄉未必為

此段言公之歸故鄉情景捕出天祥忠肝義胆正解托言黃髮為用意微矣

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若生羽翼而化似登仙境未必為紫衣步

虛而服煉丹。唐僧法朗等武后賜紫袈裟故稱呼僧曰紫衣未必為隱商

山而採紫芝。商山四皓作紫芝歌未必為處方外而備顧問四

顧山河皆吾故物。旁觀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

一州。雖彈丸黑子。喻其地小未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

十里為庶。五百人為旅伏羲執言。固可以號召江南。發舒莖夏

之氣。捲土重來。夫豈不可必乎。題項羽廟詩云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

未可。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思。愚固知其用意也。微矣。嗚呼。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古詩遊子有

此段言其不屈于元

故鄉之悲。忠臣有黍離之怨。周既東遷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悲之

堪與王蠋

家社稷之重。孤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忍狀而無憂

等爭光宜諒其心于言表矣

乎。二君可事也。恐見羞於王蠋。樂毅下齊聞王蠋賢招之蠋曰忠臣不事

不更二夫。單于可降也。恐見耻於子卿。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武不屈幽武。穹廬可拜也。恐獲罪于張許。尹子奇陷睢陽張巡

許遠。才才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為黃冠。故約

之想乎。君子於此。可因人而得其心矣。而或者謂其

有他也。果謂其思親邪。則母死他鄉。白雲無親舍矣。

讀此數句
令人腸欲
斷而魄欲
消詞意何
等婉切

此段言其
黃冠故鄉
之思為國
也而非為
家也其心
曲未易窺
測

趙氏臣趙
氏鬼等句
可為千古
事君者話
柄

結言天祥
一死宋祚
滅矣忠臣
義士無不
為流涕太
息

謂其思兄弟邪則鴻鴈南北鶴翎不在原矣公詩云

原我何為按鶴翎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謂其思妻

之意故棠隸詩云翻翎在原兄弟急難謂其思妻

妾邪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公詩有妻有妻出

下堂又云有妾有妾今何謂其思子女邪則麒麟壘

如美人塵土何代無之句公詩云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

粉白璧委道旁矣送徐卿維又云有女有女婉清揚

大者學帖臨鐘王小者讀字聲煥煥箕裘零替家運

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壁委道旁公詩云灯前老我明

中衰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月孤出門一咲天地

老惡乎其思哉尊美鱸膾不起江東之思張翰因秋

東尊美鮓魚膾嘆曰人生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歎

行樂耳富貴何為遂東歸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歎

陸機被謫臨刑嘆曰生為趙氏臣死為趙氏鬼所恨

華亭鶴唳可復聞乎者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乘人之馬不能濟人之

難立人本朝誤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二帝三宮

于地下乎黃冠故鄉之請而一介燕囚益有封狼居

胥之意狼居胥山名在忠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

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題雙

皇明文苑

卷四

此篇文字
因承上接
下轉折議
論文極有
力

市之慘中山在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元主乃召天祥入詔斬于燕京之柴市使
三百年大宋之命脈僅絕于腥膻之犬豕是誠可恨
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詩文
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哉豈非忠哉非憂國大臣
孰能當此而思歸者乎

孫志臯評余讀王弇州文信公論或謂其忠有餘而
才不足弇州獨曰天不祚宋非信公之才不足也
及讀此文又謂天意在元安得以黃冠歸故鄉諒
公之心者亦惜公之才矣

王世貞論文信公

文信公少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自任及宋為元所滅信公勤王間閱百戰卒困燕坐小樓三歲卒受柴市論者俱謂公有餘于忠而不足于才信然乎否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文天祥謚文信公而惜其才之不稱也

此段言其
駕馭有方
其諳于朝
畧者素矣

以守臣而
兼將畧信
公之才見
矣

之事已去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眾率以
勤王而眾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
能以智竄免間閔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眾以叔
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遇李恒悉敗既再散

以大軍之役荒年繼之而救死不贍公猶禦之雖孫吳復起亦不能為力也

此段以時艱勢難而公猶能支持不傾其才之過人何如若先生之論可謂目觀當時之事乎

此段言閩僧中山狂人等兵皆所以成公而公之死為無害矣

此結言之為宋已極盡忠愫而死為無媿則非才不足可知矣

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將皆非弘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虜夷女真以至宋宋自朱僊之役女真即今之建州夷是也金之後是時金主入寇勤王兵散二帝北行高宗南渡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知而信公欲以單旅羈身鼓舞其病嬾弱息以與賁育申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非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

兵閩僧告中原帝星有變中山狂人自稱為宋後裔欲徵信公舉兵與詔使之不及

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朕

此非公之志也雷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

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公被

燕京坐一小樓感慨嘆日元主欲降之不屈遂遇害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

為必敗敗而死于盜賊之手以藏其宗而夷趙氏之

裸將亦未可也朕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

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

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丘毛伯評論者謂文信公入可以相出可以將駕馭
有方韜畧素閒以喪敗之餘猶能合衆復起支持
不傾如此豈才之不足邪李天不祚宋欲以一死
之完節成信去其行一有在之者亦吏手不知
已矣

方遜志深慮論

自古謀慮深遠者往往謂智巧可以得天
下貽後世三代以下莫不皆然噫愚甚矣
孰謂天心而可以人謀也遜
志先生爲之反覆條陳宜哉

首言天下
事多出意
料之外能
慮及人事
不能慮及
天道一篇
大意在此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
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固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
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
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亾在乎諸
侯之疆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

此言秦不

能慮及于

漢高之起

于隴畝雖

監周而不

封建何益

此言兩漢

三國六朝

敗亡俱出

于所備之

外

此舉漢唐

宋創業諸

君慮事深

天子之位可以世守秦始皇焚書以愚天下銷兵器

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

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封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

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晁錯

武宣以後稍削折之而分其勢以為

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

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

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

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武后欲反唐為

遠卒皆貽周狄仁傑張柬之

禍甚近蓋等成取日之功

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

亂狄徽欽受辱于漠北直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

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

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蓋智可以

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

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已之子哉乃工

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

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此舉古人
不挾數任
立喻以明
人不能謀
天意

術而唯修
德合天心
子孫不替

反結智術
决不可以
勝天道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又曰惟天降祥災在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
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亾國而天亦不
忍遽亾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
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亾此
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孫志臯評此篇全在天道人謀上立論以人謀雖巧
而天道之巧反出于人謀所不及歷舉往古為証
明若蒼素至末方勉人修德以克享天心乃為子
孫不拔之基此帝王石畫而實古今炯戒也

袁玉蟠士先器識論

昔裴行儉品王楊盧駱四子嘗有言曰士
先器識而後文藝以器識為文藝之本也
嗣而四子不出其所卜而當時籍甚以裴
行儉為知人之明遂垂為知人之論耳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才之本存焉乃輒近

文士未窺厥本嗷嗷焉自私其土苴而詫於人志氣

凌厲片言當意輒傲睨千古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

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長卿司馬相如字擒藻於上

林相如作上林賦進于武帝而聆竊貲之行者汗頰矣子雲苦心

於太玄楊雄字子雲著太玄經客嘲為玄得無尚白雄作解嘲而誦美新之辭

首言士惟
有意耀才
故以詞章
學問自張

次言漢唐
諸人俱以
文藝賈福
以其不足

於罷識而本之立故也

者莽篡漢楊雄作美新以稱覲顏矣正平美筆於鸚

鵠而痛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楊修闢捷於色絲黃絹色絲

二語乃妙絕好辭楊修與曹操同解行里許修果先喻後修為操所忌而殺之而悲舐犢之

語者驚魄矣康樂吐音於春草而懲逆叛之謀者穢

譚矣下逮盧駱王楊盧昭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唐稱為四傑亦皆以負

俗而買禍此豈其才之不贍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

何也其罷誠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

而先植其本方其韜光養晦退然不勝一不得已而

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振琳瑯之音炳龍虎

此言罷識宏者其勳業亦彪炳于宇宙不獨一文藝之不朽也

此舉古帝臣王佐不罷之罷無識之識不必以文章名世俱以文章宗之

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駢麗

而誇月露擬之塗糈土羨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

者臯禹尹仲虺召畢之徒臯陶大禹虞相伊尹虺仲商相召公畢公周相皆

備明聖顯懿之德其罷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

今讀訓誥謨詞抑何爾雅閑偉哉千載而下端拜頌

哦不敢以人文目之而亦爭推萬世文章之祖則吾

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仁鳳之

德麟仁不履生草不食生虫鳳德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據為陸離炳煥之文歛

則無技而長卿以下有意耀于才者何異山鷄而鳳

此喻以有意耀才反以才賈譽則才與德

合一可知矣

結言罷尤以識為要而致知無欲又所以為廣識之要

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逐之。而或以買鬻烏覩其文乎。信乎罷識文藝表裏相須。而罷識猥薄者則文藝併失之矣。雖狀罷識先矣。而識尤要蓋識不宏遠者其氣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大識者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補行儉未發之意。此裴行儉有知人之論其後王勃墮水盧照鄰惡疾駱賓王反誅唯楊炯稍沉靜僅以令終張侗初評通篇述古賢聖皆以罷識著又述漢唐以文藝敗者多孰先孰後可以修己可以治人

沈確論淡泊明志

諸葛先生嘗有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志貴高尚當亭亭于物表而欲明之以淡泊者何詎非以紛華美麗乃表志之厲階惟淡泊方明心見性而志之所樹立不淺矣

先言世儒以七尺軀窮奢極欲未知其志之在天地間者果何為邪此文意極孤高句多獨創點綴吟咏尤有天巧

世儒不察。猥以世之狗。役役吾七尺之身。口極芻豢。耳窮鄭衛。目悅膚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彼其詹詹間。間致而求之。匣而藏之。非不自謂至貴厚生也。而不知返于太始。果且有不足乎哉。果待是而後足。自存則所與立於天地者。不亦未哉。則吾亦未知其志之所存也。故曰莫益之。而日增者嗜欲也。莫損之。而日減

此段言為道貴日損君子非好名而淡泊乃欲以淡泊而養性耳

此段言志既淡泊則出于声色爵祿權勢功名之外可即入于声色爵祿權勢功名之內亦可

者揆茂也。有益之而實以損者。外養也。有損之而實以益者。內化也。故君子於紛華靡麗。非惡而逃之也。慎王者之受其損也。非謂澹泊之足以立名也。而慮不澹泊。不足以虧性也。是故聲色不足愛。此明夫志出於聲色外也。爵祿不足貴。此明夫志出于爵祿外也。權勢之場不足造進。此明夫志出權勢外也。功名之會不足奔走。此明夫志出功名外也。其所挾者大則其所動心者小。其所期者遠。則其所安身者簡。即事而能止。時至而能起。閱世而能靜。用世而能動。無

二四

此言吾志以定隨死生利害不足。是以易吾志也。子貴先養

此正言孔明之淡泊。以明志而卧龍未出之先。已豫定三分鼎

聲色無爵祿。無功名無權勢。固無所不澹泊。亦聲色亦爵祿。亦功名亦權勢。亦未嘗不澹泊。何也。彼其視逐于甕牖桑戶之窟。與夫五筵之堂。九尺之室。皆吾身應歷之所。死生利害。無變乎其前。而吾有王者存。又寧以區區外物。自得喪乎哉。嗚呼。孰知夫澹泊以明志也。即此志之所豎。而不能澹泊者。卒不可為志。君子是以貴志於三軍也。隆中之耕。孔明卧隆中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不聞求達。躊躇於三顧。決而後出。志可知矣。徐庶臨行薦孔明於玄德。玄德終光輔三分之業。冒雪往聘之。三顧而後始出。

業矣

此又引嚴
子陵以不
仕為志亦
士人之有
所不為也

結言声色
乃溺志之
媒不可以
謝安為藉
口而自入
其中耳

孔明始見先王曰益州人民殷富之國

其立言不虛

耳桐江之釣亦曰士固有志

嚴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帝即位釣于桐江光

武就而聘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為理邪陵曰士固有志何相迫也

乃所謂懷仁

也若不能不為猶能忍志內人終難軒輕耳要之有

一念澹泊必有一念承藉全身反撲則王佐之才有

志者其無以東山之聲妓藉口哉

謝安無志功名携妓遊東山人曰安

石不出奈天下蒼生何惟是以

絲竹自娛遂為晉風流所尚
焦漪園評士君子學術事功多從志立而志又從淡
泊中養成此卧龍家法可為立志不奪者法

陶石簣寧靜致遠論

諸葛武侯曰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
以致遠然則欲致遠者當養其寧靜之心
體寧靜者非離動而無所事之為也
乃動中鍊靜一行無事之謂智也

天下固有事乎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

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

以生事之心成事則成之而迺以敗

先言制事
有二惟以
事而無事
者為寧靜
之最上耳

之立論
最高

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材上材事而無事

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專靜焉上也慎動次

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為動者則必滯於動者也宋

人有造燕者其一人欲至之速徒走竭蹶絕筋而走

此設兩喻
以欲速者

反不至惟
心與車馬
調離千里
可以坐致

此言喜動
生事者事
在情中情
在事中欲
省事而反
役于事然
在不寧靜
故也

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校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
鞭策屢用數舍而敗以一人欲速而敗喻行事喜動而敗同子期造父
則不狝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
而致千里矣此又以馭馬喻馭心見當靜調其心以為致遠之本天下之公患
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休而慮
橫起我之成心為事與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
約約化而繁因變紊常常逐為變心以生事事益生
心及其潰然旁出債狀卒起盪神怖魄左枝右梧口
禁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為事僕役是

此言天下
事當以無
我處其間
不可以情
制事

此言君子
不却動以
求靜即動
即靜視動
靜無兩境
亦無兩心
也

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邪夫天下之事處其外
則泰據其上則尊無我以遊其間則逸辯曲直者其
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無曲直是非非數言俱宗濼
園叟文法變幻不可方物今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通
勝遍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為寧靜
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
明大治小者順烏往而不暇奚為而不得哉且世之
言靜者曰無動故能靜耳此不狝之論也君子之心
常靜常動常動常靜不可兩分之說也性理中諸名公格言言靜亦

又喻以水
之靜中生
動鳥之好
動難靜而
致遠之義
隱隱可玩

是動動亦是靜分
而合者動而靜也
水終日流而未常靜石感而聲風
感而波山湧而立其靜未改斷溝瀆澤風之亦波導
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
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鳥狂走
以水喻動靜既明且切復以禽
鳥引喻正不喻不足見意高
中於機辟蹄足械掉
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二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方子孟旋評通篇只發心體所以寧靜之原便是無事
之大智初不在厭動求靜而致遠更不必贅辭意
義自了了心目之表

汪南明新都講業論

此言陳叔子講業有二客日子高黃山甫相
為辯難既述叔子自為裁答復錯以南明代
為闡揚大意以嗜古者多不諧于今議論錯
綜變化無方其體製又出自自心裁矣

余師事舊史氏廖狀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

屢蒲戶外余因江民堂紹介交叔子歡會二客稅駕

叔子之門李斯曰吾未知所
稅駕史舍車曰稅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

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

雲門之瑟雲門黃
帝樂不從鄭聲孔子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狐父之

不鑄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為鵠遂為藝士

尊古卑今
四字乃通
篇大骨子
叙其登門
分坐令人
如見

屬書離辭
以古人為
鵠正見其
尊古卑今

處復勉之
以信言見
功

此段述叔
子喜聞教
而於縉紳
著作以為
非占而心
竊非之

嚙矢

黃山谷詩云安能住文為
嚙矢莊子註嚙矢之銳者

斐然鄉風世儒諛諛

或不見是豈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
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

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日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

三年先文學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中之

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剿說

不喜抄習
舊說也即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朕心非

之修古之謂何胡為乎蹇淺而溺於法度年十二省

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咕咕喜曰嗟乎睹日月

而知衆星之茂

荀子

文在茲乎出閔而南籍名縣博

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生諸生群朕相語曰子為文

必庖犧氏南向而立以科斗教天下

科斗虫名
通作科

任蒼

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內二三君

子方素守巖穴之下楚朕若聞足音

莊子曰逃空虛
者入於空谷聞

人足音楚朕而喜况有
昆戚警歎其側者乎

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為先談

而得一眴恨無繇死知己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

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泔洋自恣矣有

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以為望擁闕百端退而

此段述諸
生以叔子
好古難諧
于時以空
谷之足音
喻其投交
之未由

此段言其
有兄可嗣

世業而已
得以自恣
于世因而
勵行于日
暮之餘杜
門謝客

品騰英雄
千古春秋
有關於名
教非獨其
文之工也

此段以立
言與立功

相較舉蕭
何賈誼相
如以見言
為左而功
為右也

此段以千
金駿骨喻
人有虛名
而無實用
千古至理
亦千古格
論

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
植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議蹇路謂後死者何守
知所以卒業矣日莫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
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駑下將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
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
徒以堅白鳴莊子人間世篇云選非上務也鄒侯而
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鄒侯與漢視房杜房玄
如趙普孰賢曰鄒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朕
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

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
功立言者宜莫如鄒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
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
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豨韋氏之流視今之其孰
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為
美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為高論謁賈誼相如日暮
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滄人市千里馬而
買其骨千金古有使滄人求千里馬者馬已實雖奇
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見國策終不可以服駕吾子
屈首挾筴猥云獲古人之心是

此段述道
昆引古語
如邯鄲學
步莊微學
語以喻人
惟為習所
移而已

此段又以
李獻吉早
視輓近世
其自處地
位亦高堪

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墻而立道昆進

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步

余子學行邯鄲未得國能先失故步

乃為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微者乎

楚大夫欲使其子齊語必置之

莊微之間

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

而行不失跬步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

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

雄時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士並驅其

視輓近世所為直士梗耳是語固可使為齊步固可

使為邯鄲也故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已

與叔子此擬

奈何以拘論少之山甫曰丈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

載猶可陶鑄古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為典墳立

索安事漢邪道昆曰不朕余小以禮樂發家請借樂

為喻夫蕢桴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

俱黃

帝樂大章言其德之無不彰也咸池言其澤之無不有也

德之成也大籍是已流

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徒其朔則文未著

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此音不求合于里耳

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里耳

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

得長相如病廢顧三子為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

此段借樂為喻言其太音不入于里耳其所以擬叔子者可謂切實真切矣

此段以子高設難叔子所就業以道昆表揚叔子如鮑謝文如常山蛇勢不可方物

結言二客退朕避席狀有百川迴海之波瀾

子結髮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董董也道昆曰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為鮑謝杜詩云賦詩何必多往往交鮑謝既而為建安季年乃去之漢朕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朕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為咫尺之未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瞿朕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卒為叔子役

汪道昆善仕論

世之人非不欲仕也朕而善仕者少則以五者之未攻也舍人乃假設之詞謂伯子隘於遊短於日不偃僂俯世不喜怒隨人不乘時張弛以射利雖曰抑之實以揚之其表盡矣

先述舍人以不諧世請伯子伯子亦欲聞其所以不諧世之故耳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語曰員鑿方枘勢不相入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纍纍重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

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

游一也彼有長喙喙鳴也莊子云三尺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

公短於日二也彼不裘不禡且偃僂若不勝衣曲身也

以廣遊道
長日喙
僂取世資
迎人喜怒
以結其驩
心張弛得
宜以乘射
利寫巧宦
情態宛曲
詳盡

而公木疆三也。史云周勃木疆少文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
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
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
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易云王用
三驅失前禽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癢疣也。莊子云附懸疣癢餘
肉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疣癩瘡結皆形之多而無用者也况五者哉。伯子曰固
狀則將割癢疣而修我疾癢疣則生割則死癢疣不
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姣好也西
子有疾而感其眉其姣為甚里婦效之而不知其為尤醜也卒以惡駭國中吾不
移矣。

結收入舍
人嗟嘆國
色之罕詞
有盡而意
無窮矣

幸而癢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拔椎饋節毋得罪田
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令人笑曰嗟乎唯此
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薛爾嘉評汪先生文多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
獨此篇用五善仕者以為剖悉詞簡而意宛文畧
而味長即持與子雲解篇並垂今古亦難較為雌

雄

袁了凡論不應舉

先生少孤貧承母命輟業學醫後為雲谷道人指點以立命造福之途遂博科第如持左券此答于氏伯仲不應舉之書超然功名爵祿之外其亦仙風道骨之格言乎

先言其生平惟欲行其志故汲汲為應舉之計耳

此言以其躡直而見黜事適與志違

僕獲交於君兄弟舊矣曩謂志可必行業可立就人心可挽回頽風可整頓故忍耻學藝以祈展其生平日與君兄弟修雉羔之具

卿執羔大夫執鷹士執雉皆士者出疆載質之具言修此者乃所以為應舉計也而不敢厭且不敢褻乃今觀之事有大謬不朕者僕不復應進士舉矣且僕之見黜於春

官者非以其躡邪

丁丑馮具區科春官已擬會場第

此段言其
直道難容
空言賈禍
為一不當
出

此段言其
素懷淡泊
不合轍于
縉紳為二
不當出

此段言虛
名之階乃
實禍之府
引屈原蘇
軾見為三

遂以夫欲言之事與欲行之志百未露其一也見者

已不能堪使盡露其愚人誰忍邪顧表一身不足以

當百斧鑕耳擇禍莫若輕弟之不當出者一也性素

澹泊自老母肉即不食肉循習久遇暈腥輒穢而欲

嘔殉儒之士不諒素懷謂表好高信佛嫉之如仇縉

紳燕會尤不合轍其不當出二也易曰括囊無咎無

譽士君子處世匪獨無咎難無譽實難僕行不加修

而虛名日益盛此禍媒也屈原沉魄於汨羅屈原楚

生之卿為上傑所說楚懷蘇軾驚視于詔獄蘇軾號東坡官

翰林學士為商英貶謫雷州令王廢之自沉羅汨江而上死自古未有名滿天下

而不遭玷缺者僕無古人之材而實抱不測之懼其

不當出三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李陵答蘇武書云云人士相知貴相

知京師交游以多設一席多投一刺即為恭敬恭敬

豈在是哉真兒戲耳性疎直懶交游往來多不能記

憶亦不能盡酬知己相諒養成其癖貴游中孰能容

我乎其不當出四也使僕任真率性焉往不黜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人馬往而盡戀其平生而唯之諾之作嬾人熊則所

得未毫末所爽乃丘山矣其不當出五也且我輩竭

不當出

此言交遊
少有知心
往來不能
盡酬必不
相容為四
不當出

此言不能
貶性以妾
婦順人竊
取毫末為
五不當出

此言其志不在安飽若士不行志不若瓢笠之自適其為六不當出此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山林志趣即為廊廟事功此所以決意長往而不仕也

力修舉子業者為行吾志也今日若欲行志志必不可行如富而已矣則僕素無安飽之慕一瓢一笠自謂不減三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仁也其不

當出六也立德立言不論窮達皆可自盡君兄弟千

里諄諄誨勸者為立功耳唐堯放勳宣尼羈旅論事

功說者謂夫子贊於堯舜子貢曰夫子贊於堯舜遠矣足下知其

解乎入而簞瓢陋巷孔子對哀公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解其樂與出而再造乾坤彼此原無加損俗眼偶有異

同耳此僕所以反覆熟籌而決意長往也足下休矣

結言已隱逸為上乘無復望之以應舉

勿復道矣數月後當尋我於深林豐草間相與究竟最上乘之事也

丘毛伯評了袁先生曾以會試議天下第一人遂以

五策條陳時政見忤當道遂黜于春官此書論不

應舉歷叙其不當者六事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

之雅後之士君子有未親炙先生者讀其書亦可

以想見其為人矣

廿五

首言君子
小人以公
論兩相衡
惟在人君
不弛其權
則幾矣

公論窮則
私怨修禍

姜逢元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不容竝出小人心陰險易傾
而小人之口變幻無端以為亦有公論與
君子同
信乎哉

公論之在天下君子小人共者也為國之君子能公
論為名之小人亦能公論君子能以公論決千古之
疑小人亦能以公論濟一時之變君子時以公論衡
小人小人亦時以公論繩君子小人為君子所持而
小人之公論窮君子為小人所持而君子之公論亦
窮狀則公論也者固無一日在天下亦無一日不在

在國家不
少矣
不可兩持
于下可兩
持之于上
乎
專責人君
得端本澄
源之論

君子小人
兩相用不
兩相妨在

人主鑑空
衡乎斯造
福于國家
不少矣
此言君子
小人並用
以和平元
氣庶幾三
代以上矣

天下惟貴人主察其公論之所出而收其權則天下
可幾而治矣故夫公論之在天下不患其不定也而
患其不明也不患君子小人兩持之爭其勝而患人
主兩置之以委其權何也偽公論日紛真公論無色
此自斲其元氣而國幾頓也思元氣培養難耗消易
公論剖析難溷殺易故善治身者有調元氣之法有
復元氣之法有消元氣之法有固元氣之法吾又以
爲邪氣不除安護元氣則猜疑之心宜釋戾氣不消
安扶元氣則紛囂之禁宜嚴夜氣不清安養元氣則

是非之鑑宜明但令公論常伸于世而不至爭勝于
朝其出于君子者得效其昌陽針石之效而無所標
其爲國之迹其出於小人者亦得佐以胡梗洩淳之
用而無可市其爲名之心倘公論之權不操之自上
其且厭浮論并公論而棄之將惑於世之偽公論其
不病入腠理盡斲其元氣者否

李九我評君子小人何代無之朕不能不同朝共事
始也君子以公論衡小人卒而小人亦儼狀駕公
論以繩君子遂使國家元氣耗削無餘所貴人君

兩持以定其衡不可兩置以滋其爭則公論之權操於上而公論之禍自息于下矣君子小人烏容其不辨之耳

王道行論兵勝於朝廷

尉繚氏言兵勝於朝廷意以謂鋒於疆場之外者士勝也運籌於幃幄之中者將勝也而取勝於朝廷之上者殊在生財足民而折衝樽俎者其地利人和之道得也

先言未戰而難制其勝以握本于朝廷而非可以不德闕政斯也

夫兵非既戰決勝之難而未戰制勝之難未戰而先制其勝勝於其所勝者也勝之本也何者兵在天下機不測狀靡恒所恃以適節應劇構變當權操勝柄而獨運者有本在焉而本則握之朝廷矣朝廷主兵機脫不惠而有闕政夫先自敗也已制勝之謂何故善兵者不務以兵勝人而務以道自勝不求勝於兵

此段言求勝於兵所

自出則在
朝廷之先
而尉繚氏
誠可謂于
古知本之
行言

此段言兵
勝于疆場
將勝于帷
幄主勝于
朝廷而實
則疆場惟
幄總于朝
廷乎藉威
藉權以立
勝耳

而求勝於兵之所自出。不搏捷於決勝之時而建威
於主勝之地。不待張軍對壘而敵人習悻沮膽其處
則朝廷之先勝。有以樹威聲而奪之氣也。兵勝於朝
廷尉繚氏其知務本哉。夫兵家有三勝。揚矛疾鬪。冒
刃先登。搏勝於疆場外者。此兵勝也。樽俎推堅談笑
解結。決勝于帷幄中者。此將勝也。兵未發。軼士不坐
甲。制勝於朝廷上者。此主勝也。顧疆之勝在兵而兵
於朝廷藉威焉。帷幄之勝在將而將於朝廷藉權焉。
朝廷不勝則威隨於外。權制於中是賈敗也。烏乎勝

此段言制
勝于朝廷
之上者在
廣土以富
國衆民以
強國所謂
不勝人而
自勝之道
也

用兵者奈何不求勝於朝廷也。朝廷制勝豈區區智
籠術使詐馭力驅為足以操勝柄而運之淵變中哉。
其大政有二。在土廣而任民衆而制是已。土廣而不
任則國不富而朝廷有虛之形。不勝也。民衆而不制
則國不強而朝廷有弱之形。不勝也。故制勝之本不
在勝人而在自勝。懼土廣而莫之任也。朝廷於是

三農之職。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有土宜之辨。以土宜
辨十二

土之名物以相民。有稼穡樹藝之教。辨十二藝之名
宅而知其利器。物而知其種以

教稼穡。有興鋤時器疆予之令。遂人氏以歲時稽其
樹藝。人民而授之田。稼穡

此言朝廷之所以廣土者生殖之有法所以眾民者簡練之有方是謂未戰而劫勝已在我矣

穡以興鋤利昨以時使民力耕而廣蓄以坐享夫殷

富之休俱民眾而莫之制也朝廷於是有一伍兩卒旅

軍師之制小司寇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田役以比迫晉以令貢賦有蒐苗獮狩之政有鼓鐸

錫饒兵甲之用有坐作進退疎數之節使民得衝折

敵愾言有折衝為害者則能折挫之敵愾請敵王所愾愾怒也以無搖其封疆而

各有寧宇夫土任則富民制則強朝廷既富且強而

先勝之本立矣由是戈不狼暉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駒以戈斬之囚呼萊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矢不呂錡鄂陵之役王召養由其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而朝廷自有無形之甲兵由是

不歐冶歐冶子乃越王所使造二劍者一曰干將一曰莫邪臯比不胥臣城濮之戰

胥臣蒙馬以虎皮使楚馬見之而而朝廷自有不殺

之神武不受矢不引兵縱有淮南王安之奸謀而朝廷

清肅且卧而寢之耳漢武帝時淮南王謀反畏汲黯之直遂寢所謂不暴

甲而勝者非乎不執俘不折馘音馘額斬之也縱有潢池之

狡兵渤海盜起龔遂曰此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耳而朝廷直勝且坐而銷

之耳所謂不陣而勝者非乎不推清壁不墮名城縱

有吳越之強敵而朝廷富治直談笑而却之耳所謂

此段承上言既廣土眾民自有無形之甲兵不殺之神武不甲陣而自勝敵者以朝廷之上先有取勝之道也

此段言無事可以坐制天下有事可以收功闢外此之謂戰勝於朝廷也

勝敵於無形者非乎幸而無事朝廷優游垂拱與其民務耕教戰而吾之威可以坐制天下而有餘不幸而敵人負固內侵朝廷命將出師自有以收功於闡外蓋將藉其權以效謀而運機決策茂不勝矣何者有有道之主則有有制之兵疆場之勝亦朝廷之勝成之也夫朝廷勝而帷幄疆場之勝隨之故曰朝廷者制勝之本也在昔周成王時教稼穡詰戎兵務以道自勝而不務勝人維時執玉帛來朝之諸侯八百焉獻琛貢矢威行海外如重譯獻琛肅慎氏貢楛矢是也竟以戢于

此段言朝

廷勝則為周成王橐弓輯矢而天下治而朝廷不勝即勇如吳力如秦權如漢武總不免於敗亡虛耗朕制勝之本不可不自朝廷操也

戈而橐弓矢得之則朝廷勝也吳夫差乘戰勝之威

棲越於會稽破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勇非微也竟

狼狽而沼其國

吳王夫差敗越于會稽范蠡說越王卑辭厚幣以事夫差子胥諫吳王曰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秦皇帝禽獵六

王蚕食列國快心匈奴力非弱也卒不勝於揭竿斬

木之夫漢武席四世之富發王校之卒南誅勁越北

走強胡權非輕也而海內之虛耗者數十年則朝廷

不勝也夫朝廷勝則為周成王而治安之若此朝廷不勝則為秦皇為漢武為吳夫差而敗亡虛耗之若

結又歸重
在賢哲輔
佐而以漢
宋諸臣爲
能成朝廷
之勝意最
究密

彼尊居朝廷而主持兵權者奈何不先自治而立制
勝之本哉雖狀主勝者在朝廷而輔勝者在賢哲元

祐時范韓富歐竝執國柄雖以遼酋之驚亦畏朝廷

之有人而相戒以勿生邊事蕭張協力漢高資之以

成帝業蕭何轉運糧草張良運籌帷幄而孝宣中興

亦自丙魏同心致之哉魏相丙吉故曰賢才者又成朝廷

之勝者也范仲淹韓琦共鎮西夏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軍中有一韓西賊

聞之心胆寒富鄭公善北使之戒却獻納二字以尊

南宋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孫虞佐評論朝廷之勝恃在廣土衆民中奉周吳秦

張侗初與友人論文

文章之變至今日爲甚高者兔肉龜毛多
入於野狐禪而卑者又拾人殘唾鋪張於
耳食目論之間是皆作文之不程起於論
文之不精也試以之爲友朋講解可也

籬白積雨浹門庭爲壑賓至躡屐而迎巢棲而語

是以不能接諸君子也初歸已擬僦一第而直近數

百緡橐俸所餘纔輸其半業已衣帶盡質而計無從

廣人生不容有負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矣山谷有

言家本田舍五代劉裕子孫言田舍翁得此亦過矣今不登進士則茅

屋蓬窓淒涼萬狀其又可不堪其憂耶此味可爲諸

先言其居
不救風雨
幣所贊不
足以築
居無求安
斗室自適
而已

此言都人
士問公車
業者踵至
既窺舉業
原本不得
不以一得
相屑也

君子告也所居斗室簡牘亂歸舟所錯載書無盈尺
地可設籤架

李鄴侯家藏萬卷書而玉
軸牙籤不勝汗牛充棟

多束之他舍

几上惟有楞嚴南華卓吾老子藏書數卷而已以故
筆墨散失而諸君子執舉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
泥中則諸君子將何取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舉業
原本似有一得則敢以相質也大抵制舉業若初博
一第則今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
門政恐他季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娘耳

蘇東坡詩語
以老大嫁作商人娘

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

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

連雪賦云

子輿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言人
人心上有聖賢若從口頭覓聖賢惠連晉

隱士名以柳下惠少連合為一人其

所賦與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句並

因方為規遇圓

成璧此際自有化工在若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則又人心化工與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

形而我有成象如干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
圓體應題而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
營慮者能竟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
當兒童時諷誦鄙俚語如干鍾粟高堂屋借此羶悅

此言精于
舉業者當
求自心之
聖賢非與
化工造物
相通于一
未可以簡
牘口耳勝
也如干江
月水銀珠
亦喻得了
了

鼓舞遂沁入骨髓但解温飽願足

王魯志不在温飽後及第入相不負

科名後入贊云居僅

不復知有向上一路長而捺觚

遂以我七尺之身逐逐於邯鄲之步優孟之叔敖吾

當笑蘇秦一生懸梁刺股

語云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孫叔敖相楚沒後其子不

此言今文入幼而志在温飽無復向上一路長惟爲黃金遇主故兀兀白首只揣摩迎合以語心得百未一也

非不專愚柰其志在說人主多黃金遂散散於莽率

之揣摩而已叔孫通綿蕞究竟逢馬上公之悅而後

世遂鄙爲醯雞

漢高祖既定天下使叔孫通定禮儀高祖太子諫以爲宜先書詩高祖叱

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莊子論醯雞以喻見道

大丈夫不絕營慮高自

期待亦安能論文字哉又今士子徃徃急於功利而

工於借途假如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微名稱結

聲援批根引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忘妻徙宅

漢武帝時

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鑿鑿哉是翁莊子言人有徙宅而忘其妻未也桀紂乃忘其身

殊可

深痛又其下則飲食徵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搖

自放後生轉相効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樣

文章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慮何營四

字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

出直湏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無

此言功利之徒托呻吟爲捷徑又有不識澹泊性命惟徵逐招搖令人效慕風最下矣

此言基業最上公案湏無營無慮洗出一

片大光明
是以遇題
關輒破下
筆机轉

此應首段
諸君子相
過問業唯
願以聖賢
自期待而
已

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向來

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字中說

妙莊嚴法也莊嚴佛經也皆點破世迷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

則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

筆無不靈之局即咏歌笑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生

意寧必守尺寸之韋編孔夫子勤學嘗讀易而韋編至于三絕伊晤一

室之內遂目為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

僕無法也願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

而告之人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甲寅端

陽後一日龔謹白

孫覲揚評張侗初讀書山中每有心得觀其所著讀

書航真能以寶筏渡迷川又觀其讀書印等又其

自証以心上之孔孟此篇論文數千言非從而壁

十季後安得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讀此文者即謂

侗初口授可也即謂侗初心傳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十', '身', '心', '神', '性', '論', '性']

袁中郎與仙人論性

如曰無仙乎仙不外心也如曰有仙乎仙又不在身也世之溺於求仙者起于論性之不真也點破妄言指示神識則真性即為真仙更何必覓之海島蓬萊之上邪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

俱妙為期下士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

辭雖狀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

竭蛙腸敢陳虜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

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瀰

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

先說形神俱妙之處不可名言而又不容不陳虜論乃文之起法處

此段以心形神論到不生不死

無去無來
方為真仙
若認我以
求仙則大
愚而不悟
矣

此言心超
於無物有
物之界神
妙於莫測
自由之間
善明心見
神者不在
脫根離塵
以為極也

如箕狀諸仙赴箕

箕用向陽桃枝製若鼎足之形請
仙者用符呪焚香叩請一至箕隨

手動詩聯賦詞無所
不作士人多有為之
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

若使為仙者認箕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

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狀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

無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

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

不實如俗言說謊扯談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狀自

由之謂狀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即有所由是何物

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竇不

句語動人
耳目

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

此引經與
玄沙論神

識之生生
自然處即

為仙而豪
傑體認不

真便為沉
溺

所以箇箇
墮落句文

其奇崛令
人讀之不

覺風生兩
腋

此言靈性
生生不窮

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

橫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架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

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為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眼

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狀除却箕除却形除

皆是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為趣中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狀而狀從上大仙

波濤而不散由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止此神識此識

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

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

亘古今來
卽心卽佛
悟到此中
境界方且
鏡影水沫
不容卽着
矣
几文以玲
瓏節奏爲
美中郎此
論如絲竹
繁奏中有
希声妙妙
此言見性
未真者皆
誤認形神
性命對待
之過也若

足者非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
忍無念非佛。佛者弗人也世多求佛于佛而不知求
佛于心求佛于心則心卽佛而佛卽心
殊不在形骸長。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
生之謂佛也。
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
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
圖。度爲他計。美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
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
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
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

悟到真神
真性而形
骸不必種
種生心矣
結處生花

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
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
能對待者哉。

云

湯睡菴評世之求仙者多矣。着形骸者既失之。形骸
之中離形骸者難脫於形骸之外。此論卽心卽神
卽性卽仙。皆中郎見性名言。登仙妙悟。可立萬世
論性之宗。可破萬古求仙之惑。寧直文字之工耳。

屠緯真論文體交情

緯真者諱隆號赤水其文章有仙風道骨
海內宗之與人交每有千金意氣即遭謗
構讒亦自引咎此書不獨文彩可嘉凡立
心行已涉世處友之道庶幾盡見于此矣

此言文章
之為理甚
微妙不可
以粗心浮
氣而易涉
獵為論文
體發端也

文章之道謂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蘊
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整盡
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欂梨橘柚不必
同而期於美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月磨忽而瑩
徹其難若此非獵取可為不肖得此道甚易涉此道

甚淺陂塘之潦爾足下其溟溟乎
陂塘之潦喻一勺
易涸也溟溟乃淵

深不可測。當其礫裂而播之。其氣颺出。坎北當其潛精而

此言學極其博自文

研之。其神透人。霽音。殼。貫風承。蝟貫風射者。心志專。注百發百中。巧若

極其精以此而求之

穿楊精若貫風。承。蝟。莊子言。丈人承。蝟。若。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說。亡不超矣。半豹

當世實有不可以多得者

全牛。以管窺豹。未及一斑。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目無全牛。亡不諧矣。梁蕭統上

下千餘年間。采。頡。英。爽。悉。聖音。胃音。其胸臆。奔走其

筆端。傾洞高深。哉而足下。亦自以為空天絕地。隻古

單今。求之當世。實有如足下者。幾人。僕則願足下之

益自冲挹也。足下方以盛名處都會。獵纓影。組揮塵

抽毫。人望光塵。家傳欬唾。登高而呼。順風南國之彥

此言友人。有文彩可

且譽望服眾而謙言

如雲咸來登龍門。盟牛耳。文人得時而駕。茂以加茲。

已之末路多窘語語

僕自中含沙以來。性靈無恙。皮毛損傷。雖復鷄肋。此

出人意表

稅曹操伐張繡軍中以鷄肋示眾。楊修知其意。遂令班師。操驚召問之。修曰。鷄肋之物。食之無肉。棄之

意氣勃勃

有味。不如早歸。勉事操觚而下流。難居末路。多窘識

隱然自寓之意

不為時采。語不為世珍。當時且狀。後代何望。終恐狐

狸。猶。絡。叟。盡。方。之。足。下。為。龍。為。蛇。夫。復。何。言。雖。狀。士

託。天。壤。亦。多。塗。矣。桓。榮。井。丹。榮字春卿。明帝時遷太子少傅。曰。今日受賜。稽

此言文有古力也。丹字大春。建武間通五

顯。悔。異。軌。子。魚。勿。安。

遇有不遇。而以雲鴻。莖鹿真飄。歆廢書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魚非吾友耳。

靜。躁。

然有塵外之遐思

殊操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鹿。乃羨檻猿將毀棄榮華。滅裂文藻。跳塵中而立霞外。今便難與足下

竟于數十年後。足下終當入我巢。白來海內好刻畫

不佞。刺畫無益乃古醜婦。如東施效顰之類。多失其實。僕少無挑達之

性。長有擁腫之形。此中頗真風調。絕少酒德。既淺勝

具更微遠遊。以儉父不收伯倫。以俗物見斥。劉伶好飲若酒

德頌以明性好登覽者言有濟勝具左思作二都賦。陸機兄弟嘲其為儉父伯倫。即劉伶字竹林中人。惟

是堅心苦行。可隨雪老頭陀。執爨掃除。則僕所自亮

世人彼相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後以詩賦見遇漢武帝。如上林賦之類。足下當

此下俱論交情言鄉

山人不書

其名以示

不出惡言

明已之所

節下交無

愧古臨邛

令劉君見

其無負于

友也

朗開慧眼。何如何如。吾鄉一老山人。僕北面而奉之。

造宰由拳。署赤水為由拳縣令。過為折節。如臨邛令之遇相如。

相如家貧之臨邛。令愛其才敬重之。劉京尹之下玄度。許珣字玄度。劉尹曰清風明月

轉思。又為悉行薦揚。諸公間聲譽賴僕而起。買山隱

具賴僕而給。至以此總物思來妒口。如音此吳越人

士所盡聞也。吳屬南京。越在浙江。此人使氣好罵。有灌夫之病

武安侯田蚡壽誕。上使百官往賀。灌夫行酒。座罵武安侯。劾奏以不敬棄市。向以僕頭上

有進賢冠。緩急可倚。稍戢鋒鏑。一旦摧廢。歸來渠謂

無所復望於陳人。便相陵轢。假陳人以恐動里中。諸

覆用之能
俱置之不
較以全厚
道

此段言友
人肆誦賴
公論相持
但以厚施
而薄報實
出望外意
語句何等
幽雅

此段言已
當埋名避
世正為謹
口高張賢

少年。僕念夫夫薄行者。浮雲蒼狗。何常之有。遜謝而
謹避之。以託於古人交絕不出惡聲之義。樂毅答燕
惠王書曰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國策。夫夫不自反。顧大以為望實

肆萋非於白。下吳門。賴足下力持公論。讒口噤不得

張。張音耳。抽戈到溉。抵儿三峽。九曲人情。有之

非所望於夫。夫也。人將不食其餘。昔以昭明之賢。不

免地獄。昭明梁太子即
庾信之才。淪於惡趣。
庾信字

乃公多慾而險中。竊恐十地閻君不愛

辭賦也。僕業學於陵仲子。閉戶灌園。楚王聞於陵仲
子之賢。欲聘以

子無名之
忌。為相仲子乃與其妻易
姓以逃。終身代人灌園。實無可構有聽之耳。聞白下

結言友有
中其讒者。諸公頗有入此人之讒者。以僕生平與此人若何。而

何不諒生。今日忍下石如此。喻小人之交。始則指天誓日。及爭
微利。不免落窞而下石焉。此可與

輕信浮言。其口寧尚足信乎。孟郊吐生荆棘。杜甫
翻雲覆雨之喻。同意。

周玉繩評其論文體處。揆玄極奧。而遇不遇。可委運

自安無復憤世嫉倍之意。至於交情之反覆。即以

信而招詢。亦欲埋名引避。初無惡聲交加之薄道。

緯真生平蘊藉。可覘于此書中矣。

焦弱侯交道策

交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友道之汚隆而世風隨之土也處則合志出則協恭非友弗交矣然今之滋弊也五交非真三寡忽起所稱事交德交道交又安别乎

先自世道之夷而後交始著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先自世道之夷而後交始著自世道之愈夷而後君之

者起語驟步最能助八筆力

此段言君子父以心交以道証于臯陶箕子之謨訓有跡不必投事不必笑功不忌人立力不亦已出深望于知道之君子也

道者也。茲義也。解在乎臯謨箕範矣。臯陶曰：同寅協

恭和衷哉。衷即中事物各得其正也箕子曰：人無滯朋。人指有民位者言

無比惠蓋以天下之心。羣天下之人以天下之人治

天下之事。衷苟自信不必于跡之投。道足相孚不必

于事之契。無人非已何惡。夫功從人立無已非人何

醜于力不已出此非知道不能也。自世匪胥庭。語出後漢

書胥葉胥氏庭大庭氏皆上古結繩而天下治者人乖醇粹臻此者幾何人

哉。即明問所稱數子者亦各一時之雋。胡可少也。請

一二評之。因請絕交。延為上客者。晏平仲也。越石父賢在縲

此段引晏

平仲張九齡張九齡字子齡聞進直言呼為小友者張九齡也張九齡字

三人忤而子壽唐開元賢相于擢無書牴政府者司馬光也司馬

能容以屈秋節上金鑑以進規擢無書牴政府者司馬光也司馬

為尊光字君實宋神宗朝上資治通鑑嘗此三人者見以

為屈狀忤而能容其屈也乃其所以為尊也有為所

薦以干行戮其僕者韓厥也韓厥乃宣子之後或有

長揖為其人重者汲黯也黯字長孺仕漢武帝不拜

此段引韓黯字長孺仕漢武帝不拜有數規諫請備藥物者元行冲也

行神三人有揖客不亦重乎此三人者見

相能薦以自代者蕭何也。蕭何初與曹參不合及死帝問誰可為代何曰非曹

此段引蕭參不可及卒有議論相爭不失和氣者韓琦與文彥

何韓琦文彥博范仲淹范純仁博范仲淹也。魏公琦潞公彥博文正公仲淹三人俱

諸人和而之心有素同志及改法規以虛心者范純仁也。字堯夫文

不眠睽乃則一。正公第三子也。自布衣至相國與人交只忠恕二字。此三者人見以為無常操

所以為合。厭和而不昵其快也。乃其所以為合也。一夫逆耳之

與從心有樂與不樂之異。犯顏之與希旨有恭與不

恭之殊。性理云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自

非剛明之姿孰能投其所不樂。非雅正之識孰能蓋

此段言教子之交能投其所不樂能諒其為甚恭亦堪稱素交

之選矣

其為甚恭。狀數子者。雖未及書之。所謂亦素交之選

已。劉孝標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乃微介之流。感慨唏噓。廷尉

以之題門。史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故往翟公大書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朱穆因而著論

後漢朱穆初為豐邑令又為侍書御史劉伯宗親來與遊及伯宗為二千石穆下為郎伯宗遂屈穆使因

門下計吏以謁穆憤其道薄與書絕交又著絕交論以矯世毋亦覩士風之流。遯

難于縷數者乎。是故古有綬結蕭朱。冠彈王貢。王吉與貢

禹善蕭育與朱博善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蓋言其相薦達也出漢書蕭育傳而。今或

指桑甕以盟心。桑甕桑戶甕牖秉樞機而畔約矣。古有趙儼

此段引翟公之題門朱叔之著論皆有激而與世絕則士風之不可測信矣哉

通財

儼避亂荆州與杜繁欽

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郇成剖宅

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醢畢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

告我哀也送我以璧托我也由此而觀之衛其亂矣

行三十里而衛亂作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穀臣妻

子還其壁隔

宅而居之而今或損半菽如損命落一毛而拊心

矣廣絕交論莫肯費其

古有孔禰忘年

籍戎異齒

或棄老耄而加遺

托子于朱暉

朱生張凶後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

季子恠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至如此季曰堪常

年之交寄

此段追慕

古昔感慨

今日交道

之不相及

而大相反

如所引富

貴之交貧

賤之交忘

年之交寄

身托子之有知己之言吾

交指軀赴以信于心也

喪之交貴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

德重義之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于我我所當

交俱可見奉遂養呂

千古而難公終身

律于今亦

深可慨也

夫

呂翁歸窮于樓護

漢書樓護有故人

而今或厚薄隨其榮悴翻覆迅于波瀾矣

古有荀伯捐軀以捍

賊荀巨伯遠探友人疾值胡賊攻郡不忍去賊既至

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

友命也賊知其賢不加害而還出左傳

以載喪後漢書末遇重奉命于洛陽病

于霜雪之零輟音于風雨之急矣

零而不古有玄晏率舉于高華

多擢用之文本均懷于羈賤唐書岑文本傳生平故人雖賤必均禮而今或

觀梁實跋如龍門梁異實憲皆權臣東漢李膺獨持

容接者名聞曾史經如斷梗矣曾彥史魚皆賢而無勢者廣絕交論雖曾

史蘭薰雪雪白噫其愛也昆弟不能踰其憎也仇讐不

能加其合也終身不能畢其離也一朝不能堪

其忿交道難全世風日替若此者何哉愚以為志不

高識不明故耳意懈于先登則遷喬之侶廢詩云出自幽谷

遷於喬木以鳥之求氣盈于一簣則臨深之意生詩云

友為喻也侶朋也戰戰兢兢如臨侃直者惡其風稜佞諛者結為心啓

此段言交道難全世風日替皆起于志不高識不明故無以成德而資治理也

結引開令尹之言以道交者離合兩忘超于事交德交之上收煞處何等關鍵

惠何由成治何由理乎善哉開令尹之言事交者事

已即離惠交者有合有離道交者如父子朕出乎是

非賢愚之外以彼游于夫部之遶入乎不啟之局外局

閉之閉之結乎無藤之緘無合無離交之至也非臯陶箕

子孰能當此者乎故論交者必以此為準云以此為交之道

孫覲揚評敷衍于題之內則精詳議論于題之外尤

該博其燭見末世士風淺人裏素不勝撫古傷今

之氣慨言言中窺事事凱切可謂交道箴銘持此

又可為廣絕交論矣擇友者不可不置一座右

吳無障闞尹檀權策

宦官為害何代無之。但宦官非能為害。惟人主假之以兵權。則害不可支。若漢唐宋可鑒矣。我太祖嚴訓。昭肅宗英。斷邁古今。而闞尹奈何。猶令檀權也。

首言衆不
疑獨不處
為天下大
計則固之
憑之之術
不可緩講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乳。朕若無所恃。朕方寓維結。曆祚綿永者。為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郤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豪傑之為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鎮之。漢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徵時外父之子肥為齊王。迨七國

次段言漢家始經內藩之變繼遭外戚之禍故藉程康起帽之徒以安然後軍國大權總歸闕寺

變作

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奸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

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人主內顧同姓曾不

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

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開內侯

而以元舅王鳳為平陽侯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漢明章用馬鄧閹而不虞其有王氏閹梁之禍也

竄位閹顯倚后作奸梁冀及一勝之以程康

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保

即皇帝位收閹顯等下獄誅之遷太后于離宮封孫

程王康等再勝之以超帽

皆為列侯

此段言人

主惟發一

疑便生一

惧心慚至

禍變凌夷

愈不可支

深為豪傑

長太息

於始歸之闈寺

後漢桓靈之朝宦官專權天下政事皆由已出

出此觀之人

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四方

恃在宗蕃

俱四方豪傑並起乃大封宗族

疑在宗蕃恃在戚畹

俱支庶陰

謀不軌乃寵

疑在戚畹恃在奄尹

俱后戚強橫難制乃與宦官商確機

務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於臉也

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若腴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

釋九牧蕃宣之固

九牧九州牧民之官蕃宣屏翰之職

而厝國於所甚

此段言始而信用終而傾軋至於官官不可誅而國隨以亡則何不任賢而勝之於先也

私官官則甚私者舍萬邦黎獻之尊萬邦百姓黎黑髮獻賢人而托身於

所甚褻官官則甚褻者幸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况

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

不可誰何大臣圖之而宋陳敗漢陳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謀誅

曹節王甫反為所害唐開州司馬與文宗謀誅王守澄反為守澄所誣貶斬州而死小臣圖之

而訓注敗李訓鄭注謀誅仇士良魚志弘等而釀成甘露之變親臣圖之而何

寶敗何進實武謀誅張讓等而皆殺身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

斃董卓曹操因之而移漢祚朱溫入來而移唐宗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

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

特以制馭群下謂為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願

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嬖幸之士不可御莊敬之士不可疾孔子曰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言所親所信皆當知所決擇耳民是

以親見吾不遺其賤失而教是以煩待既失而教則已不勝煩先王之於

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易曰地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於甚遠古

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

也是以群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

歛之惟患不邇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

此段言御下之道不可以不嚴古人之不褻迹所以使羣下宜忠兆人交愛而關尹曾不為患焉

此段設言
若後之人
王漢宣帝
唐明皇宋
太宗皆號
智勇過人
之雄王卒
有弘恭楊

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

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主也。漢桓靈受制王甫曹節諸宦唐肅宗

受制於李輔國程元振等姑無責耳。若漢宣之弘恭。漢宣帝時弘恭石顯專權

秉政蕭望之劾之不果反被所害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唐玄宗用楊

大將軍以討維州蠻軍行章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夫何說焉。宋太宗

王繼恩為宣政使後繼恩欲謀立故太子使呂端鎖入書閣中愚以為二君者天下

之雄主也。漢宣帝唐明皇宋太宗皆當時英明之君智足籠愚。勇足馭奸。

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舉無能為舉無不

可使而三豎者。瑣瑣廝養之餘耳。其狎而美之也。若

思勗王繼恩之禍則

狐雛狀。漢和帝責竇日國家棄憲如狐雛狀驅而任之也。若緝鷹牢犬

誠哉取一時奔走之

狀。鷹之在係欲其飛揚由我制之犬之在牢欲其發縱指示亦制于我可以奪可以殺

用啟萬世無窮之害

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

赤虎為害不可為子孫法也

自恭始也。宣帝元帝始與之商確大政其知兵柄自思勗始也。玄宗

始任為將軍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狀矣。今且當狀嗟

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

之術哉。若三主者。智力足以無恃於人。而乃挾之自

恃。凌忽翫美。取一時奔走之用。而啟萬世無窮之害。

抑何慮之不祥。謀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為患劇

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為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

烈已朕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王甫曹節等姦

此段言宦虐弄權父子弟為卿校牧尉者布滿天下所在貪

官之變甚酷段熲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陽球嘗拊解發憤曰

於唐宋而若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生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

漢為易為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

若陽球之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捕維張讓至貴倨也李膺

誅王甫李膺獄磔甫尸熲驚乃自殺死

膺之戮張讓可見中

官易制而嚴迺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

漢法能操柱取朝付維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是諸黃門常侍

之易為也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官省帝常性問其故並叩首泣

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

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收賤諫此亦

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

於政而未與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

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

亂故曰易為也此見漢之至唐觀軍容之使出唐肅宗二

年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祿山上以郭

子儀李光弼難相統制乃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使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巷伯周之宦官益賢人也

神策尉護之權設

代宗既誅魚朝恩乃不復使宦官典兵及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

志貞白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

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以文場監中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

監軍容卒馬使始令宦官典禁兵丙子十二年六月復以文場

成黨錮禍 王仙鳴為 延舉朝無 策而李唐 之奕葉以 傾此見其 為劇于唐 也

點字盡意 何特透徹

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

太宗初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

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專

鳳翔戍而虎旅逼省署矣

此朱

反渾城帥諸軍屯奉天與

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

李成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玄宗避祿山奔蜀德宗避朱泚奔梁州二君乘輿皆播遷於西川草莽之地耳

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為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為外

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斷而無所愬雖有計臣謀

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况狡若訓

李訓得幸於文宗數以微言動上上

見其才辯意訓

賊若胤者哉

崔胤相昭宗謀誅宦官後勾引朱溫竄唐為溫

所殺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勅使委任中外

未有厚釁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

宋徽宗用宦者童貫為太

尉掌兵權伐遼收方

臘釀成靖康之變 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

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釁巨盜兵於多事之

日也其背叛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

之以扞周廬司微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

捷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柳又異矣青唐橫

山之役也

六月承詔監洮西軍及王厚復湟州

伐燕平臘之謀也

得志西羌

遂謂遼亦可圖乃偕遼李良嗣來歸建德民方臘因

朱勛花石綱之擾乃聚徒作亂貫以江浙宣撫帥師

以復燕雲加王黼大傳封楚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時人有

此段言宦官不可假之以兵權宋徽宗寵任宦官童貫為太尉掌兵權伐遼收方臘故童貫得以將相自居而釀成靖康之變見其為棘于宋

真王姬帝以賈伐遼之功賜賜坐大烹之禮也貫既

儼狀將相自居而廷中亦曹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

漢唐制相國居南衙宦官居北衙若是者有一焉而足以亾其國矣

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

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

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奚能為

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暱以其

疑用之莊士暱愛不明故疑莊士而不用耳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

僉人果銳自恃故用僉人而不疑耳其濡柔水也其甘麪藥也不善

此段言宦官之小忠小才非特投于暗主即明主亦初不之疑而為之豫防其變耳

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水之勢必不善飲者醒善飲

者亦醒也酒之味必至醉人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

聞於

皇祖高帝之訓矣交通有誠糾劾有令豫政典在

禁論漢唐敗亾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

畏法無令有功皆載在皇明祖訓以儆宦官專權耳洋洋聖謨固愚生

所鋪揚而駕說者耳天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槍攘而

不可揀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邪功而不圖者怨

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為國故不若逆杜之

此段又述高皇帝之祖訓其嚴其所以禁制之者但欲令其畏法不令其有功誠社之必先無為之藉今

乃用之四方征林裔
明詔以號令天下漸不可長是
輔國童貫士良復見于今日而
皇上寧不為之寒心
貶駁其明當為鑒戒

而俾無以為功誠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今採權之使
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天子聖明詔令具在旦夕
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
漸也輔國之先廐兒也李輔國初與建寧王俊執帝轡諫留帝東討賊後至賊殺
主母間離兩宮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
奉官也童貫作供奉官時在三吳訪畫奇巧留梳恩
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侈靡令
人主悅而不知息也武宗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嘗宜以奢侈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朕後

此段言見幾君子當防之深而窒之力勿至於變生不測也

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
代興亡以知憂懼則吾輩既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君
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樹圭表以測日影觀毫芒則嚴斧
柯之戒制斧柯以伐毫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窒乎蓋天下
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與叢之枯
在其藉叢藉其神三日病之加在其復病加于小愈也昔者肅藉輔

國肅宗藉李輔國以除高力士制上皇信藉令夜信宗藉田令夜討賊推為樞密中尉稱焉

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武宗使盜

也朝恩誅而軍容使罷迨其復任德宗復以竇文場典禁兵則終

之干令致肅宗之于有所主斷時語左右而流涕耳

雖悔無及
至終唐世
不能罷軍
容使解尉
護則奪而
復典之患
果尤甚矣
結言兵權
不可假之
于宦官奉
肅皇帝之
英斷超古
今隱見今
皇上當奉
為炯鑒吳
公此論千
古名言

唐世不罷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炳幾解。

文宗惡受制家奴用

范希朝代掌宦官兵權

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能解矣。此奪而

復與之患也。兵權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

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

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反之神而坐釀其不可攘療

之病亦大惑已甚。惟我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

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

嘉靖壬午年蓋罷天下鎮

守太監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聖君察相併志合謀

僅而獲操者而復縱之後世哉。

顧隣初救時濟變策

救時濟變非易任也貴乎才品識量朕器局既殊匡濟亦異則自三代而下漢唐宋諸臣保大定傾果僅治辨所能乎抑宿望片言有以維持偏安其動畧為何如耳

國家崇基鞏固垂業休美稍有動搖輒不踰時而定

談者侈言隆平二百餘年誠業弘本固雖有亂而民

弗知耳。試考燕京盛鼎以來定紛披難亦何多而先

正之盛有前代遠遜焉者何可不梗槩四端一揚厲

歟。夫濟變與救時雖無難易而亦有辯願分別言之

以觀諸士之四端者士之所難者定大亂救大壞也。

先言我國
家基業深
固承平最
久大抵皆
先正為救
濟其間可
列四端而
槩言也

此段統言才而徵之以品識而鎮之以量分之不一其用合又成一大用舌震電光辨傾春濤亦才識品量俱優者

定難難在卒救壞難在漸而亦有難而定之以漸者定難難在為救壞難在不為而亦有難而定之以不為者要之所制之勢大而所握之機微非尋常治辯所能及者于是才識稱焉才必有品識必有量才以辯當幾而徵之以品乃可以信學畫而不疑識以規遠圖而鎮之以量乃可以定浮囂而不亂方畧才也惠望品也察變精而慮事敏者識也澄毓深宏而措置休雅者量也分之各有其用而合之乃成一大用時平主聖內寧外謐即規隨畫一史曰蕭規曹隨較若畫一亦可

此段言其

有鋒銛利

鏘之才可

轉震撼而

安寧又必

稽之于品

端儀刑樹

皇明文苑

以為治倘一旦有變鄙夫倉皇而無為拘儒怵迫而不任有能臣奮焉出其鋒銛利鏘以從事于救寧戡定之間書大誥篇肆予曷敢不越卬而機中要害

周始畢恣繫斷于無前森布置于不漏卒舉震撼而

歸之安戢可以觀才夫才論致遠不論泛駕則自周

公以至于曹孟德司馬仲達是也魏曹操字孟德故

進而論品重朕諾于千金司馬遷儒俠傳俠者重朕

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諾可諾輕死生楚項籍曰得漢

知是一諾重于千金也伊尹非其嚴取與于一介道義一介持身峻潔宅念公忠端本朝之儀刑

樹敵國之威望乘才而行可以萬勝遵晦而處可以

銷萌歐陽修上疏云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愛國公忠在本朝可以儀刑百辟在敵國可以樹望

四隣乘時而行乃全取勝遵養時晦于戈銷萌若此者隱則仲連干木魯仲連義

不帝秦不受封祿段干木不而出則方召山甫者也

見文侯文侯聘之以師事之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惟衮有缺仲山甫補之品重則

又論識矣衆人見著而彼獨見微衆人見端而彼已

見委本漢書語往往于極深研幾之際得其乘承倚伏之

精易係辭夫易者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視天下事若農夫之料豐凶農夫告我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較雨量晴計

描畫往昔
一言言如在

此段言其

識能見微

見委時宰

數計不爽

錯銖而兼

以量喜怒曹公論

不彰于色

勞逸不著

于形世變

物情置於

天淵之表

始聖賢其

人天下蒙

安而後世

襲慶矣

而賈人之徵貴賤也管子曰賈與賈言賈推于母徵貴賤時舉數

計而不爽者也農夫耒耜以時舉賈人貨物以數計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不爽謂不

識精則宜兼量矣倖度而淵衷神閒而氣逸臨

事不見喜懼之色錯畫不見勞逸之形晉謝玄戰于淝水大勝秦

提謝安方與客圍碁賭墅而畧不動念宋金人統兵道遙汗京群僚驚怖入而問計于趙鼎鼎方與客圍

碁飲酒日無用張皇成敗利鈍若付之天孔明出師表云臣惟

之類何等神間氣逸若夫成敗利鈍非臣是非毀譽

若投諸淵蘇老泉云是非一委之于外毀譽無所動于中禮記云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投于淵是以集羣策于囊括之中貽天下以安攘之利

雄健之中
又有斌媚
之態詞句
何等妙絕

此段又叙
三代以上
之伊尹太
公才品識

而莫窺其際者。功成身退。不居其名。

漢高祖以羣策
屈羣力賈誼過

秦論云并吞八荒囊括六合胡傳云齊桓伯主
安中國攘夷狄老子曰功成名就身退天道也

夫品

猶有矜與化焉。量而若是。始乎聖賢者也。大都小才。

無品而品卑。即不可以為才。薄識無量而量隘。即不

可以論識。一隅之長。萬方之畧。邊圍之用。廟堂之器。

固各有攸當也。執事穆焉。思所以為救時濟變于此。

四端者。而使書生條折厥義。且實以其人。則愚嘗上

下古今之際矣。三代而上。若莘。楚。璠。溪。皆身任天下。

道濟時艱。其人神化廣大。不可標目。

伊尹耕于莘
之楚湯三聘之

量之最優
其神化不
可及矣

任為阿衡。咸有一德。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于是說湯
伐桀。而不式九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太公垂釣
于璠。溪。文王卜之。載以後車。牧豎伐商。而奏鷹
揚之烈。此皆道足以濟艱。而神化莫測者也。自漢

而下。時變亦何遞更。而其人可縷指也。姑舉其表表

者。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

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為用也。

漢高

叙事叙意
董買應為
昨舌

帝崩。太后呂氏立諸呂為王。呂產為梁王。呂祿為趙

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其職。乘酒酣而歌。田翁之

歌曰。非其種者。鋤之。太后默然。于是陳平用陸賈之

計。將相交驩。與大尉周勃深相。其謀誅諸呂。時勃未

得兵。乃使人詐祿曰。太后崩。帝少足。下急解將印。以
圖國事。此萬世之利也。祿猶豫未決。又使紀通矯制
復令酈寄說諸呂曰。帝使太尉將北軍。欲足下之國
祿遂解印授周勃。勃入軍門。下令曰。為劉氏左袒。為

此段舉西漢而言若陳平周勃之定諸呂亞夫之戡匈奴七國皆其才品有過人者然亞夫乃用不違其才而勃之識量又不可少程衡最當

呂氏者右祖而軍皆左祖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太尉勃與朱虛侯章逐產殺之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高帝常曰安劉必勃此其驗夫
亞夫專征則匈奴出塞吳楚伏誅是用不違其才也
漢文帝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

中烽火通于其泉長安上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上自勞軍先驅曰天子至軍門都尉曰軍中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不得入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竟勞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灑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也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景帝時晁錯欲削七國諸王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淄川膠東王濟南王楚趙皆反晁錯欲合兵誅之帝乃拜中尉周亞

金玉淵海
補厥河漢

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往擊吳楚遣
厭寄擊趙欒布擊齊而吳楚伏誅焉
厭勃也夙負安

劉之許姑從王呂之權
高帝嘗謂左右曰周勃雖厚重少文朕安劉氏必勃也高

后欲王諸呂乃問王陵陵曰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上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周勃對曰高帝定天下
突入北軍定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何所不可

以左袒識量其可少邪莽賊窺鼎上下相蒙漢廷虛

無人矣黨錮之世朝楚相矜以品而幹旋之才圓通之識鎮定之量槩乎未有聞焉欲漢祚無移得乎
漢紀

此段言東漢之末黨錮之禍卒移漢祚則朝楚相尚以品而才識量未有聞焉

桓靈之際外戚擅權閹宦竊柄而王莽以奸佞之賊睥睨漢鼎而黨錮諸賢駢首就戮如李膺范滂等反相矜以名為八顧八廚八俊八及至郭泰之私慟而漢之炎祚遂移誰能幹旋宇宙員通物情鎮定世道

哉唐亦再傳而有武氏之變唐以太宗貞觀之善再傳高宗武媚入朝後垂

淋瀝蕨蕨簾二聖而武則天虺蜴之心豺狼之性瓜摘黃臺肉

視諸李屠戮忠臣慘害大臣向非狄仁傑洗淵取日

之忠鸚鵡折翼之憂安能反周為唐哉安史之奔唐玄宗天寶後寵安

忠為右相國忠與祿山不相悅而激祿山之叛祿山

起兵陷東京反河北郡縣皆風靡以從又遣兵寇振

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復十

七郡賊將史思明安守復陷九郡上命郭子儀進取

此段言前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出井堅定河北李弼至常山

後唐之變常山兵執安思以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及哥舒

故迭與賴翰兵大敗降賊帝惧幸蜀楊國忠而胡餅以進帝嘆

武而反曰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爾及肅宗即

為唐郭子位靈武郭子儀克復兩京思明等降河北已又有淮

儀之誅安皆為唐有則唐之宗社多子儀之再造也

史而克復蔡之叛唐憲宗朝淮蔡為叛帝以裴度兼彰義節度

兩京裴度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制歸闕無日上為之流

平淮蔡而涕十月遣將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朝天有期裴度入蔡州曰頑惡既擒奉天之遷矣唐德宗朝朱

陸贄懷懼蔡人皆吾人也遂平之奉天之遷矣此僭號自稱

奏陳而奉大秦皇帝反據長安上如奉天召禁兵禦之無一人

天賀返惟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

未世乏明自苑北門出李晟將兵入接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

哲之士是天圍解李懷光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陸贄勸上大

以終至于赦天下詔深罪已散瓊林大盈之仁傑子儀郭令

滅唐祚而庫以勞軍士以濟百姓而去其榜裴

後止

度陸贄陸宜竝以委蛇貞亮廓再造而係安危其于

四端庶皆具體及其末世清流白馬之禍興則求一

遠害保身者無有也欲唐宗不滅得乎唐昭宗時朱

等八千人于白馬驛一時盡殺之李振言曰此輩嘗謂清流今投之黃河使為濁清由是宦官益盛劉季

述等竟敢干廢立而唐祚遂移矣 宋則有澶淵之入寇歲弊之議增

矣又有元昊之薦食矣寇準定親征之謀宋真宗時契丹入寇

內地一夕羽書告急五至群臣驚駭莫知措置寇準請帝即幸澶淵親征過河斬虜大半虜乃城下請盟

準不許曰臣欲使虜隻輪不返帝厭兵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準呼利用至幄曰汝所許過三十萬

此段言南言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北宋之禍銳和議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富弼獻爭納

之不測藉之字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帝許增歲幣富弼入而叩頭曰

富弼公范主憂臣辱義不敢愛其死辭樞密學士曰國家有急文正公韓義不憚勞獨往見契丹主責以敗盟之失諭以榮辱

魏公四人之由却其和親之議弼還帝使以和親爭幣二議往維持國祚弼至契丹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

卒以有才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獻弟之理乎契丹主品而無識曰朕則為納乎弼曰亦不可契丹知不可奪使邪律

量而宋終矣 仁先持書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而竟以納字與之和好復定 范韓破西賊之膽吳宗

朝元昊入寇蚕食無厭韓琦為招討使與范仲淹議兵共擊之大破元昊時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 合眾長以備四端者也萊公

識量其猶遜乎安石恃辯博之才孤介之品而無識

重以濟之所由終宋也且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至于極亂雖聖哲不可如何朕而豪傑挺生捐軀

拯溺蹈滅項之凶成幹蠱之譽易云蠱卦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蠱

用譽成如諸葛亮集思廣益孔明出師表云集眾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以德也 王導謝安推誠坦

以嘘炎劉之燼漢以火德而王故謂嘘炎劉之祚

已亦亢典午之宗

王導謝安能推誠以報衆坦已以與人晉本司馬氏故云亢典午之

宗雖恢復未全而相業有體于四者未有虧也

劉祚僅成

此段自麟閣功臣雲臺名將外如諸葛亮

三分鼎足之業晉宋江左偏安之勢謂之恢復未全朕忠誠才智之相體皆有得也

由是觀之

謝安與晉汲黯之定國崔佑甫

持時定變未必不在折衝禦侮間也

管子曰樽俎而談折衝之畧廟

廊而講禦侮之方

蓋有以宿望片言而潛消默奪者矣漢之

之與邦刊之前代垂之萬禩令人閱之凜凜有生氣象擬古以

淮南視公卿如發蒙振落耳

淮南欲叛漢日有汲黯在不可動也若公孫弘

衛青諸公卿輩如發蒙振落耳又何難焉

憚一汲黯遂首鼠以誅此謂一人定國也

史記云何必首鼠兩端汲黯寢

李正已懼

淮南王之謀故以一人定國也

唐宗威明表獻緡錢三十萬崔祐甫請即賜淄青將

顯方今覈功以別品格如刻如

士正已慚服此謂一言興邦也

唐德宗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已畏上

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崔祐甫請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

使人人戴上恩又使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正已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根理之談使諸公聽之自然悅服

光獻垂簾天下憂疑于呂武韓琦曲暢兩情簾竟以撤是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也其孚

君信臣振奇制窾且有非前數節所可望者

宋仁宗無嗣養

漢安懿王第十二子于宮中爲子是爲英宗仁宗崩光獻曹太后垂簾聽政天下憂疑若呂太后武則天

皆臻妙境

政太后曰我當歸深宮耳韓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后誠能復避誠馬竇所不及也太

不動聲色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真扶國家定社稷之臣也他若乎君信民之事難以縷指矣

大抵士負周公孔子之才則彼三者無一而不侷世

建伊尹呂望之助則此四者缺一而不可狀而未必

兼全而亦可互用也國家有疆場之變則出奇戡亂

左傳晉人謂楚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胡亂識量以傳曰疆場則有守禦之備漢史陳平六出奇計孔明

消變故令出師表云出奇所急在才品而識量者居中以馭之

成體而分計以戡禍亂國家有根本之憂陸宣公奏議為國家根本則正色

宋史王曾消萌賈誼治安策云消禍亂于未萌所先在識量而才品

未有不藉以轉移世運者者逢源而用之合而成體如徵麓坐鎮水泉疏導地

此段言士

有周孔伊

呂之學才

品以勘禍

亂識量以

消變故令

成體而分

維天柱有特而不傾性理呂東萊云天生聖賢豪傑

而不傾天柱藉以張分而為用如穀食以養元氣藥

毒以攻錮疾精神壽命有藉而疆固文中子曰穀食

病之方藥石所以治病非日食之常也自古迄今批導糾紛轉移世運

恒必由之莊子云庖丁解牛批大卻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刀亦不頓蘇文投之紛糾以

觀其智性理人才隨世運而轉移明興席攘夷安夏之功承振綱肅

紀之治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漢司馬相如封禪書云

濟濟師師之盈書云百僚師師又朝助流醇化

何憂時變哉晉祖逖謂劉琨曰大丈夫肯致雖

雖亂而民不知之句

狀太平無形而有象亂萌亦無形而有端六朝文選云歌太平

變化百端不可測度麗句雅調令人歎和

之際曷嘗無事賴人才衆盛宗社不搖執事所謂雖亂而民弗知耳實則有可得而言者如燕京定鼎之

初監撫危疑邊庭數警昭后臨朝幾成釜鬻釜鼎也無足鬻

亦鼎屬有足韓非子曰夫水之勝火明矣朕水沸竭于上而火炎于下水不能勝火者以釜鬻爲之隔矣

而是時禮樂征伐一代之章程尚未有定也乃楊文

貞諱士奇危心輔導楊文敏諱榮謚經畧金湯楊文

定諱溥謚更險復還與民休息海內晏如也時有若

此段言定國大本以釋兩宮狐疑以消社

稷之傾否首莫如三

蹇忠定之秉銓諱義謚夏忠靖之至計諱忠靖黃忠

楊他若蹇義夏原吉

宣之敷歷夷夏諱淮謚胡忠安之寅亮秩宗諱淡謚

黃淮胡澌周新等亦可謂文武兼長

周文宣之專撫江南諱新謚文經武緯各盡其長典

章文物爲法至今焉律以四品三楊其備乎忠定而

下才品兼優竝久台司台司台奮揚六典六典六極

盛之選也宣廟之際朝士以貪律相競稱蠱壞矣宣德

此段又以段秀顛直取九疇年富品識優者爲言

大段顧取年四君子勵孝肅清獻之操卓朕振之趙

皇明文雋 出入一琴一鶴自隨謚清獻 非以品濟識正統朝四君子

段秀嶺直取九
最甚者土木之變國威幾宋若矣朝

正統以北狩冒入鵝兒嶺胡虜于山兩翼邀阻夾攻

殺掠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駕朕馳入關駕至上木

虜兵合圍上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

死傷者無數虜酋也先奉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此時國威與宋徽欽為金人所困者幾希皇太后以

邨王攝位群臣彈劾太監王振擅權以致今日欲殺

之而籍其宅其黨馬順眾爭毆之傾刻而斃血流于

庭振姪玉山眾共唾罵之喧嘩雜亂無復朝儀兵部

侍郎于謙勸止之百官各

歸蒞事振宅無少長皆斬宸濠之變陪京幾陸沉矣

宸濠封為寧王乘機反叛外藉內應陪京幾如晉室

之陸沉浙江都御史王守仁扼要上流而逆藩授首

于忠肅諱謙謚忠肅任重社稷天下遂安王文成諱守仁謚文成

扼要上流逆藩旋繫抑何捷也夫文成一代名儒似

此段言于謙靖土木之變王守仁戡宸濠之變狀王守仁為一代名儒而于謙不迎駕未免為識之短處

根極之論甚中肯綮

無庸議矣北狩既歸自巳巳年八月十五日為虜擁去至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方迎

聖駕還朝南宮幽憤正統自退居南宮以讓景泰忠肅其短于識乎又

有見本知末言適不用者如劉忠愍之言行必無已

已之事諱球謚忠愍先時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二丁取一又撥軍餘屯種量畝起利劉球與

亨信奏言方今北虜驕恣以伺釁端宜以固結人心

為本若亨所言是絕其衣食逼其逃竄也當于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奏寢不行果而已已鐘廖章之言行

必無丁丑之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先勸帝朝上皇加禮沂

王忤旨發五門外杖之同死杖下莊謫陝西定遠驛

此段又言劉忠愍鍾廖章楊瑄胡端敏諸賢之言不棄而之慘此丁丑事

見行而國楊瑄劾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意橫行家中占奪百
紛紛多變姓田宅會十三道御史張鵬糾劾亨不法亨與吉祥
是誠曲突泣于上前叙其迎駕奪門之功上怒將瑄等悉下獄
徙薪無恩果而辛巳年曹吉祥與從任子欽時武伯共謀欲幽
上皇于南宮事敗胡端敏之言行必無已卯之事胡濙謚端
澤也

此段又言已卯年與后彪同謀不執事徙薪之識何其邁也曲
商文毅王徙薪見又有大猷碩望運籌殄亂而正色過狂者商

文端王肅霍光傳

忠王文恪握持大體

識量之中

凡我明具請回上駕景泰日誰置予于大位者卿也太監興安

卓越前代使且勅書只云報禮不及迎復王忠肅一行遼左

矣

而荒塞偃戈

李賢奏起前都御史王越參贊其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越與兵部侍郎白圭分

道督兵禦虜越至邊王文恪一俾士大夫而虐瑞息

虜自引退卒謚忠肅

焯王竑謚文恪除王振之黨并握持大體何其定也

其四端之中者乎大都二百年間凡古宮掖之變諸

侯夷狄之患可謂備嘗而義安無損則人才之超軼

前代可知也總漢以來而論之濟變者彰彰矣若汲

黯韓琦三楊蹇夏良顧商王之倫其又庶幾乎救時

者邪愚生之見以為肢體之患小腹心之患大黨綱

作而後不可為漢也白馬禰興而後不可為唐也調

前後輝映
開合俱妙

此段合斷

古今人物

而辨別其

救時濟變
之尤因慨

末世之通才之士故無以挽回世道此所以念切時艱而思其人者殷也

家傑振作正當議論

停之術疏而邪正之徒激狀後不已而為靖康也使當時皆有通才鉅品精識遠量化凌囂忿爭之習而歸之于揖遜推讓之風即决烈已極可使隆平不朕而斷以至正出以大公如孔明之泣李廖李嚴廖化卒于軍中孔明為初仁宗未有儲嗣內侍任守之垂泣桂圭之出空勅中欲接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交構兩官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召守中立庭下曰汝罪萬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其于國是人情猶將小補思深哉執事念時艱而汪切于才品識量其人也今天下承平已久農粟漸萌雖未有大難

此段言才品識量不易得亦不易養當養之于功未見幾未兆之先而用者求其有濟于國家事不必求全而責備

之端而實有將壞而未壞之勢夫當其將壞未壞而不之救萬一有必不朕之事則誰為任之而誰為定之今未能遽徵其才也而品不可信乎未能即窺其識也而量不可見乎養之于功未見之時而用之于幾未兆之日議論固有可省而有决大計于數十年之後者其言不可忽也意見固未必同而有可以斷國家之大事者則一肯不可棄也左傳子桑薦孟明曰不可以一肯掩大虛懷鼓舞非以養人臣之名實自為桑土之計漢高帝以術鼓舞豪傑詩云尊崇榮寵非以侈文物之觀徹彼桑土綢繆有戶

至末結言

為臣事主

不可以才

品識量自

見方是全

德而為大

有用

此篇文法

錯綜間雜

有不齊之

齊不整之

整妙甚妙

甚

四卷終

實豫折奸雄之路堂堂天朝濟濟碩彥若才若品若識若量寧至盡遜古人而使柄人者有不可一世之

意乎至臣子齊躬事主矢孤忠獨立之心

唐李善感曰人臣賈

躬事主當凜朕孤忠自許獨立敢言威不能怵害不敢避豈局促效轉下駒乎時人謂之鳳鳴朝陽是也

養廉隅端方之品

呂夷簡曰司馬光為人端方正直雖有廉隅而圭角不露也

濬

審時觀變之原擴集思廣益之度肩鉅不嫌之任用

晦不厭其迂

霍光曰輔幼君再國政肩鴻荷鉅非庸才薄識之所能臣冒此任朝夕不暇

鎮靜于密勿而救亂于未形孟子所謂無強智多聞

而優于天下者也執事之所注意者其在斯乎

